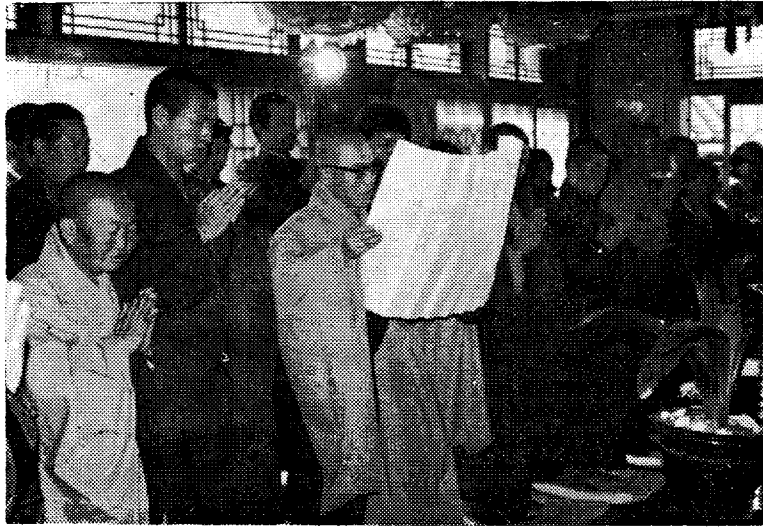


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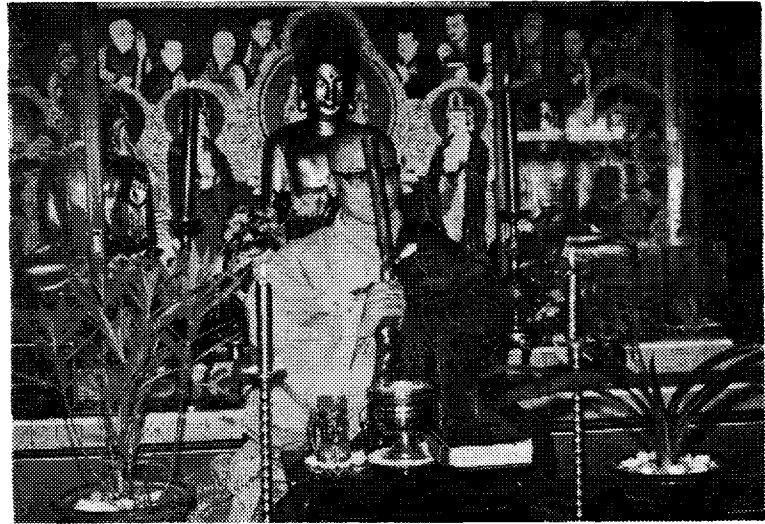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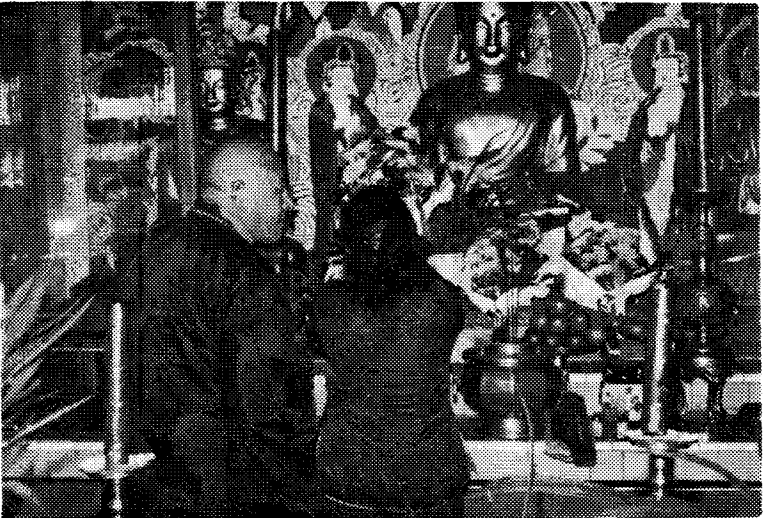
旅韓華僑為洗塵法師啓建祈願法會盛況



△ 四眾佛子誦經祝禱，大僧正徐博士恭讀疏文



△ 徐京保博士升堂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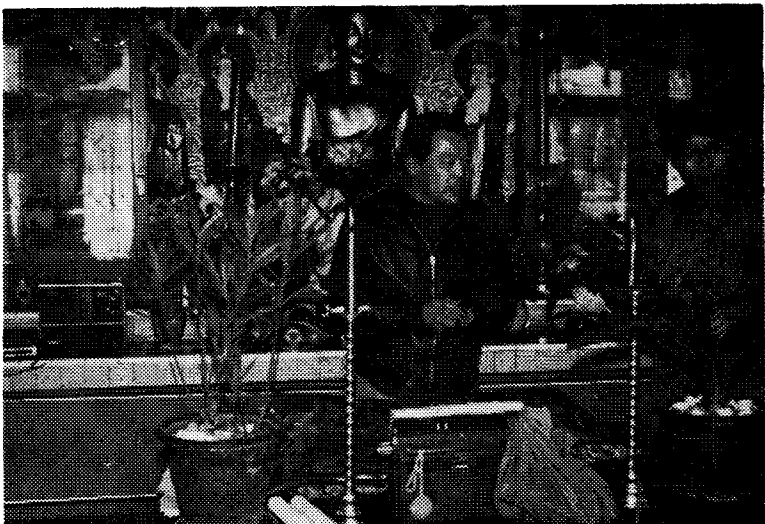
△ 育英幼稚團團長陳秀美居士獻花



△ 天幹寺主持法恩法師祝詞



△ 華僑代表與徐京保博士於大會前合影



△ 韓國民議員李七林居士祝詞

內明月刊目錄

隋·賓陽南洞本尊石像	封面
降魔歌	大風居士 4
大乘起信論講記	敏智講 5
天台教觀與止觀	曉雲 9
寄禪上人體無完膚	梁永康 13
虎年談虎	鄭壽彭 14
論中國多統時期的一個特色	劉家駒 15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	何博元 21
佛教是唐朝傳入中國嗎	羽人圭 23
幾點已經過去的感受	隆根 25
光明寺禪七吟詩	敏智 27
香港能仁書院對聯	張齡等 29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	聖印 30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	慧光居士 33
懷師記	胡信田 37
談易與吉凶悔咎	韓堯森 22
佛教能仁書院詩課	岑玉燕 39
我對佛教之認識	顏佩蘭 40
渡輪有感	文桂明 41
我再考到第一名	蕭慕迦 42
記新加坡佛教施診所成立四週年	樂仁 43
教界簡訊	本社 45
梵文學習法	淨海編 48

本刊流通處

- 一、星加坡南洋佛學書局隆根法師
- 二、菲律賓大乘信願寺
- 三、加拿大誠祥法師
- 四、美國佛教會樂渡、達成法師
- 五、台北新店佛聲法師
- 六、日本蓮心院清度法師
- 七、印度悟謙法師
- 八、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
- 九、香港佛經流通處

香港北角英皇道390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

社長 釋敏智
 印人 釋洗塵
 發行人 釋金山
 編輯 釋會機
 智慧、惟誠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佛元2518 中華民國六三年1月8日出版
 西元一九七四年

社址：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176號
 176-178, Yee Kuk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H.K.

承印：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5-711654

降魔歌

大風居士

友人某君，習禪有年，數月前突走告：「某禪師走火入魔，昨已作古」。言下惴惴，大有談「魔」色變之慨，余慰之曰：「世間無魔，何得為患？佛說魔義，乃為譬喻，非是實有，若雜阿含經卷卅九之『魔女經』，謂魔有三女，一名愛欲、二名愛念，三名愛樂，喻愛欲樂者，念欲樂者，則為欲樂所魔，不愛念欲樂者，即脫魔繫。同卷另一佛偈云：『色、聲、香、味、觸，及第六諸法，愛念適可意，世間唯有此，此是最惡貪，能繫著凡夫，超越斯等者，是佛聖弟子，度於魔境界，如日無雲翳。』經意分明，六塵境界乃魔境界，學道之人應視之若魔，勸令厭離，世人不察，以為實有，徒自魔耳。」某君意猶不釋，乃作「降魔歌」以勸之。

經說魔三女

悉皆伺人意

愛念不離心

長夜繫輪迴

世尊譬喻說

憍亂道心者

是故世尊說

於彼無染著

世間若有魔

愛樂欲念者

正智善調伏

佛子如是觀

長者名愛欲

令凡夫追逐

愛欲熾然生

周轉無期盡

迷人指當月

乃是愛與欲

色聲香味觸

說名心解脫

不外我意識

始為魔所縛

厭離愛與欲

安隱入大覺

其次名愛念

於境生愛樂

追逐愛欲樂

由知生死苦

天魔名波旬

迷人乃自迷

及與第六識

離愛斷欲貪

無我無所欲

魔名樂念欲

正念不傾動

小女名愛樂

樂想名愛念

即名隨魔行

悉從愛欲生

有名無有實

縛者乃自縛

魔從此中出

即是斷魔縛

無念何由縛

諷君莫愛著

決定度魔域

大乘起信論講記

敏智法師講
大成居士筆錄

民國六十一年（壬子）冬十一月，香港佛教光明講堂，及中道學會，禮請敏智老法師講說大乘起信論。自是年十一月一日起，至翌年（民國六十二年——癸丑）八月一日，功德圓滿。歷時九閱月，中間除因節日輟講兩期外，合共演講三十六次。每值星期三，在光明講堂弘揚佛法，圓音普被。聽眾比丘僧尼，在家居士，溥蒙利益。個人學佛之初，尤霑恩澤，乃發心逐日紀錄，藉作修持參攷，惟以賤恙時作，不克按期恭臨道場，則賴錄音之便，終勉於成。

惟當紀錄之初，因個人對佛教所知既淺，復以術語費解，除翻閱佛學詞典外，仍須呈敏師刪斧，增其煩勞。乃蒙謬譽謂因此紀錄增加其勇猛精進之心，則實深慚愧，不禁汗顏。自紀錄完畢，始覺佛教道理深廣，確非言語文字所能表達於萬一，更恐紀錄錯誤，既負敏師，更負聽者讀者，倘因而害己害人，尤不勝惶恐。

敏師在講演大乘起信論期間，聽眾中先後聞悟皈依三寶者，有五六十次之多，人數逾百，俱見吾師修為學識使人仰慕，有足多者。

至於所紀文字，盡力採用通俗白話，謬誤之處，雖經刪改，仍不免因行文關係，有辭不達意之憾。更因篇幅關係，為避免冗長，致敏師於講演時之精闢妙喻，未能全部收納，雖有紀錄不及千百之一，尤深歉仄。

最近吾師應美國佛教善信堅邀，遠赴美洲弘法。吾等方慶良師指引，修持有進，何期頓失南鍼，又感徬徨。惟有將吾師臨別贈言，謹記在心，精勤勇進，以期不負厚望云耳。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癸丑（公曆一九七三）八月六日

記錄者 弟子大成謹識

懸論

一、釋論題目

佛法所講的因緣道理千真萬確，世間不論任何法，如果離開因緣的話，絕對不能成就的，此次講大乘起信論，也是因緣會遇。羅無虛居士，聞名已久，雖曾見面，但始終未曾深談。這次由靈真法師介紹，我們終於在光明講堂晤面，討論佛法，相談之下頗能契合。羅居士主持中道學會，每逢星期三講演佛學，和在家居士互相研究佛學，造就甚深，頗有基礎。且以科學與佛法配合，善巧方便，更引人入勝。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宏揚佛法如居士

者最為契合機宜。而講大乘起信論的因緣，也就產生。

「大乘起信論」五字為一論的論題。「大乘起信」四信為別題，「論」字為通題。今將大乘起信分為二段，一、大乘，二、起信。釋迦牟尼佛人間成佛，行化人間。佛在世時，佛法一味，佛的莊嚴威德，攝受所化，人無異心，善根純厚。直到佛陀入滅壹百年後，尚無若何變化，這一時期的佛教名為原始佛教。一百年後至二百年間，弟子爭論，意見不和，一味的佛法就不能分裂了。分裂後的佛教，名曰部派佛教。摩那經云「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毀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大乘佛法興起，就於此時在人間行化了。大乘的大字有「絕對大」與「對待大」，不同世間的大，相對而成，小物望大物，大物名大，小物名小，不知大的更有大，

小的更有小，大的無窮大，小到無窮小。由此可知世間的大小無絕對的大小，因對待而有大小，非是絕對的大小。莊子云人生於天地之間，如小石小木生於大山。這一種大小是對待，不是絕對。大乘的「大」就不同，大到不可再大，是絕對無餘的大，橫遍十方豎窮三際。又大有大多勝三，即體相用也。體大指真如體，相大具無量性功德，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的因果。雜集論有七義解大，華嚴經有十義解大。恐文繁長，恕不廣引。「乘」是車乘，從此方運至彼方，或從彼方運到此方。佛法的乘，可以以把一切苦海的有情，從生死此岸運到涅槃彼岸。了脫生死，證大涅槃。廣泛講來，有五乘三乘之別。五乘就是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五種。除人天二乘就是三乘。如就究竟不究竟而論，前四乘皆為方便，最究竟唯一乘就是大乘。法華經以牛車喻大乘，羊車鹿車喻二乘，原因為牛力大於羊鹿，牛車運載力量大，羊鹿運載力量小，這一意義，喻為菩薩捨己為人，所謂己未能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地藏菩薩云「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無盡誓方證菩提」。又行菩薩道，須先發四弘誓願，所謂「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世間一般人了解佛法，動輒以佛法為消極，以為對世間對人生均無利益，信它何為？學它何為？殊不知佛法非但不消極，而是積極的能改造人生，淨化人間。佛法的偉大，佛法的高上，佛法的正義，又豈一般愚夫愚婦淺見者流所能了知一二呢？

「起信」二字，起就是發起的意思，一切眾生本來具有本覺，以眾生所具的本覺內薰力為因，復以外面的善友為緣，有內因外緣和合的力量，就能使一切眾生在殊勝境界希有信。信為每一切眾生（不論作何事）最少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之一。孔子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華嚴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學佛有信、解、行、證、四個階段，信列第一。信之真，行之切，不信就不能行。唯識論中信為心所約別為三：一、信實有，就是於諸法實事理中深深的信忍；二、信有德，德指佛、法、僧、三寶。佛法僧三寶有大功德，當信當敬。世間金銀珠寶雖可寶貴，能生人亦能殺人。如與佛法僧三寶比較，就有天

上地下的差別了。三、信有能，世間一切有情，往往自暴自棄。本可為聖為賢，不信自己，降低自己，因而三界流轉，解脫無期，咎由自取。如果相反的話，不論世間善和出世間善，我信我能有力承辦，不屈不撓，學大丈夫的精神，承當下來，所謂彼既丈夫我亦爾。如具有這種精神，又有何事不可為，何事不可作呢？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不就是這種精神所造成嗎？否則不具信心，如何能輕輕嘗試而不畏失敗呢！

上面已把大乘和起信四字分釋完畢。現在再把大乘起信四字合釋，所謂大乘乃眾生心內的大乘，非在眾生心外，我信我心本來是佛，我與十方諸佛無有差別，十方諸佛已竟成佛，我與十方諸佛一樣，當然亦可成佛，十方諸佛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難行難忍，經過了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又經百劫修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我亦當依樣而行。雖經三大阿僧祇劫很長很長的時間，也沒有畏懼或退志，如果能這樣的信，就是大乘的正信，不然的話，就成為假信或邪信了。

別題既解，應當來解通題了。論是經律論三藏的一藏，論的意思就是假設問答，抉擇空有。就是把佛法的深妙的道理，從問答中抉擇出來。論的道理簡約的說可以分為三類：一、釋論，就是解釋某某經，依某某經而造的，如十地經論，就是依華嚴十地經而造的。龍樹大智度論，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論，就是依六百卷大般若經而造的。二宗論就是於某宗教義而加以闡發造的。如法相宗的成唯識論，般若宗的中觀論，這許多論，皆名宗論。三通論全部教理由淺至深，從小至大，分別它的道理。大乘起信論在三種論中屬於通論。論以名句文為體，論為能詮，大乘起信則為所詮。能所合明，就成為「大乘起信論」的論題了。

二、作者、譯者

本論是馬鳴菩薩所造，據傳說印度古來就有六馬鳴的傳說，不止一人。然而依多數人的意思，造起信論的馬鳴，是在龍樹菩薩以前的馬鳴。為什麼名為馬鳴呢？依諸傳記約有三釋：一、馬鳴初生的時候，感動諸馬悲鳴。二、馬鳴菩薩能撫琴以宣傳法音

，馬聞法音就生悲鳴。三、馬鳴菩薩善能說法，感動諸馬，甚至垂淚，七日不食。有斯種種，因而名爲馬鳴。菩薩二字，具足講來，爲菩提薩埵四字。我國人好畧，簡稱菩薩。菩提譯「覺」，薩埵譯「有情」，合起來講即覺有情也。菩薩覺悟以後，就以自己所覺悟的教化有情。所謂上求下化，與儒家「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同一道理；或者說菩提是所求的法，薩埵則爲能求人的心境合明，人法雙稱，就是菩提薩埵的意義了。或薩埵名勇猛，這就是說明菩薩具大勇猛，有大志能，非一般人所能及，因而名爲菩薩了。

本論譯者爲梁代眞諦三藏，譯經紀云：「沙門波羅末陀譯云眞諦」，又名拘那羅陀。譯成中國語言，名爲親依。唐朝譯華嚴經的實叉難陀也曾譯過這部論，後人稱爲唐譯。現在所講的是梁譯，慈恩傳曾有這樣的傳說：謂印度當時已無此論，玄奘法師從中文又譯成梵文，流傳印度。後來印度有大乘起信論，乃由中國流入，由此可知大乘起信論爲馬鳴所造，當然有事實證明了。

正釋

第一章 歸敬造論

子、初、歸敬三寶

歸命盡十方	最勝業徧知	色無碍自在	救世大悲者
及彼身體相	法性真如海	無量功德藏	如實修行等
爲欲令衆生	除疑捨邪執	起大乘正信	佛種不斷故。

菩薩造論，因爲智未圓滿，恐自己所修、所學、所理解，所證見的未能深入，智力不足，因而在造論之前歸敬三寶。依三寶的力量，使所造的論能令一切有情得大利益，不致勞而無果。我們在這裏可以見到菩薩悲心的廣大了。但是在諸菩薩造論的時候，亦有種種的不同，並非一律的、決定的，要歸敬三寶。有的菩

薩於佛法僧三寶皆全歸敬，如龍樹的大智度論，無着菩薩的攝大乘論。有的菩薩惟歸佛寶，如地持論。有的菩薩唯歸法寶，如世親菩薩的十地論。有的菩薩直說己意，不歸三寶。由此看來，造論的菩薩，隨自己意，或歸或不歸，並非一定。

爲什麼歸敬？不歸敬可以嗎？菩薩造論，歸敬三寶有六種義：一、法爲佛說，若無佛說，如何能有法呢？若無有法，則一切衆生又從何而生解呢？僧能傳法，若無僧傳，雖欲聞法，又從何而聞呢？佛有說法恩，法有生解恩，僧有傳法恩。我之所以得到慧悟，由佛、法、僧，則佛法僧對我的恩德自然深厚，飲水思源，怎麼可以不歸敬呢？二、請求加護：時至末法，人心險薄，信受者少，傳化不易，若不仰請三寶威力護持，怎能自通而宏化呢？三、爲令生信：論主尚居因地，未證佛果，若依己意，人不能信。歸敬三寶，明有宗傳，非出己意，不致自相隔礙，使人生疑而不信。四、儀必歸敬：如世間人，忠臣孝子，凡有所作，臣必白君，子必啓父，三寶的恩德超過世間君臣父子，因而菩薩造論，欲光大佛法，又怎能不歸敬呢！五、三寶殊勝：冥冥長夜中，三寶爲燈燭，滔滔苦海內，三寶爲舟航。三寶是吉祥境，標於論首，可以顯三寶爲最殊勝。六、利益人羣：能令一切有情趣求三寶，發心歸向，生信生解，歸依三寶，解脫生老病死種種苦厄，而得涅槃無上大樂。有斯利益，怎能不歸依三寶呢？

歸命二字，表示至極誠敬，無有虛僞。歸的意思有轉黑反白之義。惡業名黑，善業名白，轉黑反白就是消滅不善的惡業而廣作一切清淨的善業。又歸的意思有歸投、信託、依靠義。什麼是命？色心連持名命，富貴窮通，智、愚、賢、不肖，色身的正報，國土的依報，一切的一切，無不由造業所感。各人有各人的業感，各人有各人的天地，彼不同此，父不能代子，子不能代父，夫不能代妻，妻不能代夫，不怨天，不尤人，這就是業因前定，無有絲毫假借。生命是人生最尊貴，最有價值的，亦是人類最愛惜的東西。以之奉托依靠，而無絲毫猶豫，尚有何不可捨，不可放呢？非誠敬到不可再誠敬的時候，又怎能這樣去作呢？這亦可表示信心信到不可再信，縱然毀壞生命，亦在所不惜。這樣的信

心，這樣堅固，可以名爲不壞信。有此信心，何事不可爲，何事不可辦，又有何事不可成呢？生命是每一人最信賴的，而今更有超過生命信賴之上可以信賴，當然是有比生命爲更可寶貴，更可尊敬的東西在。要知道我們現在生命是在人、我、是、非、交投下重重纏縛，縛上加縛，無法解脫，無法出離的。若欲出離，解脫，從我、我所，解放出來，那麼，不賴不壞信是沒有希望的。究竟不壞信信仰的是什麼？那就是佛、法、僧、三寶，爲超生命的信仰，因爲三寶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人能信仰它，依它而行，可以轉有漏成無漏，轉生死到不死死，超脫苦海而達到快樂的彼岸，兩相對照下，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或云歸是敬奉的意思，命是諸佛諸聖的教命。就是以信奉的心爲能歸，諸佛諸菩薩的教命爲所歸。比對而論，則前一義爲深長，而後一義似不及前一義爲殊勝。因爲前一義是以命爲能歸，而以三寶爲所歸，能所互換，能所相反，義理不同，怎能沒有殊勝，不殊勝的分別？「盡十方」是表明所歸盡敬的寬廣，就是說不是歸敬一方的三寶，而是歸敬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的三寶。凡有三寶皆盡歸敬，不是有歸有不歸，而有所不盡的悔憾。

「最勝業徧知」：最勝業是佛的身、口、意、三業，最爲殊勝。佛的三業非小乘可比，已斷盡煩惱，障盡圓明，由發菩提心的因位，達到佛果的極位，因此名它最勝。「徧知」指佛的大智功德，讚佛的意業殊勝。佛智有二：一、眞智，亦即根本智的意思。能知眞如門，有恆河沙功德。二、俗智，亦即後得智的意思，能知生滅門的緣起差別。因此佛的智慧和圓滿，對於世間，出世間一切染淨因果，無不澈底了知。二諦圓融，眞俗無碍，對於一切衆生心性盡澈盡了。佛智徧知，眞可以說名符其實。除佛以外，有誰能有佛的智慧功用呢？「色無碍自在」，這是讚佛的身業的殊勝，指佛的大定功德，依定發通，就能現色無碍。無碍的道理可分爲四種：

- 一曰：大小無碍
- 二曰：互用無碍

三曰：理事無碍

四曰：應機無碍

所謂「大小無碍」，道理很是微妙。普通人看來，似乎不可理解，但是自從原子彈落在日本廣島之後，科學家發明了「能」的效力。佛教所說「禪定」，「通」的眞理得到證明。就是說「能」無大小，彼此無碍，而無碍就是「通」。現代科學昌明，其他宗教都已動搖，只有佛教得到科學原則的支持。以佛法來講，佛的身根一一皆能周徧法界。諸根不大，法界不小。而一一法界，亦不離諸根形相，諸根之小，不碍法界的廣大。反過來說，法界的廣大亦不碍諸根之小。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佛身的妙用是不可以凡情推度的。

其次是「互用無碍」，這是說諸根互用而不相碍。修行到菩薩的境界，就能「一根返源，六根解脫」。六根相對六塵，雖然道理不變，但修到菩薩境界，眼不但能看「色」，也能發揮其他五根的作用，能聽、能嗅、能嚐。儒家以孔子的學養，只能做到天人合一，已非凡夫所能做到。但是佛教修到菩薩境界，更能超乎天人，菩薩已能如此，何況佛呢！當然不言可知。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說六根必須解脫。六根不解脫，怎能做到「無所住」呢？心經內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原因色乃八法所成，因緣和合是假。這道理只有依佛法才能講得通。

理事無碍：理是理體，事是事相，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也就是說空不碍色，色不碍空，理不碍事，事不碍理，理事圓融，是爲理事無碍。

應機無碍：佛的報化二身，隨機施化，可以一身現無量身，而無量身仍可攝歸一身，十方普應多機頓感，在彼不碍此，在此不碍彼。所以說佛身應機無碍。

（未完待續）



天台教觀與止觀(二)

曉雲

二、止觀

天台止觀，有三止三觀（息二邊分別止、方便隨緣止、體真止，與空假中三觀），爲逗初機。一心三觀，以一念清淨照徹圓明，悟中道實相，成一切種智，具涅槃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華開蓮現，一切現成，無言可表，無理可申，如是如是。在隋唐之世，天台如來禪與達摩祖禪，名異旨同，蓋達摩依楞伽「以『楞伽印心』，達摩所傳的禪法，本質是『如來藏』法門；『如來禪』就是『如來藏禪』」，楞伽經的「如來藏藏識心」的研究，是印度東南方之弘通法門；阿賴耶緣起說，是印度西北方之弘通法門。「但中國禪者，並不注意『楞伽經』的阿賴耶緣起說，而重視聖智自覺的如來藏性」。（中國禪宗史）天台止觀之如來禪，就與「如來藏性」之重視「聖智自覺」之修法，有密切之關係（達摩之西來，天台宗之興，其間不過三十餘年之相距）。大乘止觀「釋如來藏」：

問云何復名此心爲如來藏？答曰有三義：一者，能藏名藏。二者，所藏名藏。三者，能生名藏。所言能藏者，復有二種：一者，如來果德法身。二者，衆生性德淨心。並能包含染淨二性，及染淨二事，無所妨礙，故言能藏名藏。藏體平等，名之爲如；平等緣起，目之爲來。此即能藏名如來藏也。第二所藏名藏者，即此真心，而爲無明之所覆藏故，名爲所藏也。藏體無異無相，名之爲如；體備染淨二用，目之爲來。故言所藏名藏也。第三能生名藏者，如女胎藏。能生於子，此心亦爾。體具染淨二性之用，故依染淨二種熏力，能生世間出世間法也。

天台止觀，以知此染淨二性之用，故大乘止觀於第一大科中明止觀依止自性清淨心，而盡在「覺」與「不覺」義。於第二大科「復約一心開三自性以爲止觀境界者，因凡夫久已迷真成妄須依三

自性，爲止觀之境，乃有入手處。是爲定境觀心之法門。故曰：一、依分別性（明凡夫修止觀，唯有從染濁分別性着手，令其性依淨熏而起淨用，以轉識成智。）

二、約依他性（依彼淨業所熏故，性淨之用顯現，故名依他。）

三、對真實性（無垢真實性者，體顯離障爲義，即是體也。）吾人本有佛性「但自無明不覺，此性已與染分和合，成爲依他。而依他，正是由妄想分別而有。故必先從分別性，斬關而入，步步深進，乃能達到真實性，究竟依止之地。所謂挽弓當挽強，擒賊先擒王也。修分別性，如宗下本分工夫，修依他性，如宗下重關功夫」。一切佛法及其學說思想，總不外啓示於人轉凡入聖，所謂重視「聖智自覺」，不論何宗何派，何經何論，也不外指示此種途徑之行程，與歷劫諸佛及歷代祖師果德及經驗之慈諭。（如法華之「本」十如是諸佛之果海，迹十如是世尊之垂迹遺澤）。無非爲啓示有情之覺性，使「眞如在煩惱中之如來藏」而於修習止觀禪行中「眞如出煩惱謂之法身」；是體。「三德秘藏」中，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每德皆含常樂我淨之四德，可知法身莊嚴，由般若解脫之功德而顯現。先德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心也者，沖虛妙粹，炳煥虛明。無去無來，冥通之際……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宗鏡錄）。此是一種經驗之實踐，必須在行爲上經驗得來，故云禪是佛心，教是佛語。天台教觀之義理是佛說之教化，止觀是印佛心印之境界。教觀是天台之學說，止觀是天台之禪行功夫。

佛性論中引勝鬘經曰：「世尊，佛性者，是如來藏，是正法藏，是法身藏，是出世藏，是自性清淨藏」。自性清淨，如鏡中無塵，如海水無風波，了然而自明，明月出雲層，孤懸而自照，

此不是語言可申，道理可釋，真是吾人親歷得來，故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台家有在纏出纏之論者，即明與無明之隔。何以禪定工夫在佛教上是極重視之法要，（如祇有講述而無實踐之行持，有教無觀，如說食不飽；有觀無教，流於空疏，天台教觀並宏，亦即定慧均等之要旨。）

禪法不離般若，止觀是般若之體用互彰。摩訶止觀云：「豈可禪無般若，般若無禪。特是不二而二，二則不二。不二即法身，二即定慧，如此三法，不會相離」，故云如燈光與照無異無殊。於止觀中各通三德者（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

止中有觀，觀中有止。如止息止是止善屬定門攝，即通解脫；停止止是行善屬觀門攝，即通般若；非止止屬理攝，即通法身。其義可見也。

止觀是定慧，壇經云：「外不着相是禪，內不亂是定」，則天台「止觀」即「定禪」功夫。禪定即般若遍知，故云：「一切種智般若遍知於中。故名非知非非知，所作辦已歸於法身，達三般若無異相，是名為歸」。佛法以萬法歸一，象流匯源，身歸一心，故云當前一念，不失正覺，如如佛也。學佛人，即學此一如如心，不異不昧心，朗然常照，似孤月懸明，凡聖之差，即此「明」與「不明」，「照與不照」而已。禪師以惺惺寂寂，寂寂惺惺為行持有素，養育得來，則外界紛然，而內中不紊，定慧力莊嚴故。有此定慧力，自然心無所畏。法華方便品云：「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自證無上道，大乘平等法，故佛於十方，而獨無所畏，我以相嚴身，無量衆所尊，為說實相印」。諸佛過去河沙功德莊嚴國土，皆不外以定慧力故。蓋衆生難得定境，因此止觀禪功，是入佛必由蹊徑。關於對治入禪定止觀之境，摩訶止觀卷二下，依四悉檀有詳細之說明：

譬如貧窮人得少便為足，更不願好者。若一種觀心，心若種種當奈之何！此則自行為失。若用化他，他之根性舛互不同。一人煩惱已自無量，何況多人。譬如藥師集一切藥擬一切病，一種病人須一種藥治一種病。而怪藥師多藥，汝問似是。煩惱心病無量無邊，如為一人衆多亦然。云何一人。若人

欲聞四種三昧聞之歡喜。須遍為說。是為世界。以聞四種次第修行。能生善法。即具說四。是各各為人。或宜常坐中治其諸惡。乃至隨自意中治其諸惡。是名對治。是人具須四法。豁然得悟。是第一義祇為一人尚須四說。云何不用耶。若為多人者。一人樂常坐。三非所欲。一人樂常行三非所樂。遍赴衆人之欲即世界悉檀也。餘三悉檀亦如是。又約一種三昧。亦具四悉檀意。若樂行即行樂坐即坐。行時若善根開發入諸法門，是時應行。若坐時心地清涼喜悅安快，是時應坐。若坐時昏沉則抖擻應行。行時散動疲困是則應坐。若行時怳焉虛寂。是則應行。若坐時湛然明利是時應坐，餘三例爾云云。問善扶理可修正觀。惡乖理云何修正觀。答大論明根遮有四。一根利無遮。二根利有遮。三根鈍無遮。四根鈍有遮。初句上品。佛世之時身子等是其人也。行人於善法中修正觀者，以勤修善法未來無遮。常習止觀令其根利。若過去具此二義，今生薄修即得相應。從觀行位入相似真實。今生不得入者。昔無二義。

摩訶止觀，以「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今求心不可得，即一切空。觀心無心，觀空無空。即無所得空」。佛法之妙，端的在此，而世之未深研佛教之「義學」與「體空」之法，遂疑佛教之「空」，是空無所有之「頑空」。豈知佛法之妙法，就是在「無所得空」中「觀有見三假不得」。對世界之有，是悲智之照有，但「即有法空」（如此觀者即與大品般若意同）。菩薩悲心之親切，而為衆生，觀音與地藏二菩薩之悲願，正顯示佛教之真實度世精神。佛陀不同意他的弟子作自了漢，責備小乘之聲聞為「焦芽敗種」。故經云：「寧作提婆達多，不作鬱頭藍弗」（提婆是慢戒謗佛，鬱頭是慢乘自了）為着要以悲智雙運而自度度人，故菩薩之修習定慧，更需精進勇猛之功力，為續佛慧命，更使其「為法忘軀命為度世愍於神情」（唐圭峯大師語）。

佛門義學，是教理「有學」之門，有跡可尋，義理「分析」而議論，故云教下之法相唯識乃「析空」之學說。而禪行止觀，乃力行親證之「體空」境界。此二者為知識與經驗之二而一，一

而二，如手之兩面，分不得，亦合不來，故知研幾義理，而有親切之體驗者，方洞其玄奧，體其真源之涯涘。今之往往發現世間學術云偶爾掀開佛典研閱一遍，即匆匆執筆，言佛法之如何又如何，此實反映學養之功夫，而使人感歎知之難，而契之者更不易也！止觀云：「故得山林之下草澤之土，精究佛乘，弘宣聖化，或於師門耳提面命見而知之，或於經疏幾幾索隱聞而知之，見聞之間兩心相照，玄領默契，名之爲傳。我心本具，不從他得，名爲不傳。心雖本具，默示方知，是爲傳。此不傳之妙，如印印心，是名心印。知此者名妙解，行此者名妙行，證此者名妙果。如此則能事畢矣。」（天台傳佛心印記）可知義學之理，可得人人而言之，性分之旨，又非人人可得而模擬之也。然而「禪」之妙境，亦使人人得而擬之摸之曰象，又焉得不張冠李戴，或畫蛇而添足！所以今日言禪，模擬禪者充於天下，而禪之真義愈隱而不彰，奈何！

禪之旨要，印佛心印，古印經典，稱「經藏禪」，其意是指從經中悟佛心印。佛經可研可學，而佛心則印可契會，以己心而印佛心，於是禪觀功深，會之不遠。所謂：「茲求非遠，寄乎一心，體之有原，總乎三智。而三觀之名，出自瓔珞經云從假入空，名二諦觀；從空入假，名平等觀；雙照二諦，名中道觀」。

一、從假入空二諦觀(空)
二、從空入假平等觀(假)
三觀

方便道因是二空觀得入中道

三、中道第一義諦觀(中)雙照二諦心心寂滅

無相法中行於中道而無二

生無量妙境，是天台論禪定後所產生之境界。可知消融一切名言理相之時，即中道妙境之拓出，而但中不立之境，當就是第一義諦。一法不立，一塵不捨，此是約印佛心之禪心，雙運空有始內印佛慈悲旨意。惜宋代而後之禪風，都知「一法不立」，但不願關照「一塵不捨」，故多向上一着之洒脫門風，而未能承奉佛心本懷。境界雖高洒脫有餘，而悲懷不足，如竹庵禪師（四明尊者四世孫）。「中道因緣所生法，一句道盡無餘語，我說即是空假

中，珠簾暮捲西山雨」，此真一塵不染，如流雲光影羨煞旁人之境。可是宗教相彰，定慧觀門，又如永明寺禪師詩云：「超倫每效高僧行，得力難忘古佛書」之穩當親切，自有一番不同的風味（永明禪師參天台教觀有得）。若以後來之禪門浮泛之詞而比之，則永明禪師難忘古佛之經，而彼等則謂可作賤紙拭什麼令人不忍復語言之者，可見教觀並宏之方，而於今日可挽禪與時論模擬談禪，蓋實則不得入也（其實當時禪師之焚經及罵祖呵佛，又豈如今日教外人所誤解之意耶？彼禪師之呵祖焚經，實是絃外之意，豈料貽於後人爲搬弄失宜，鑄成大錯，想禪師有知，亦不自棒，深悔何必當初也！）

天台三觀，乃源三論之融攝。及至天台智者大師，傳南嶽三種止觀，曰漸次，曰不定，曰圓頓。三者皆是大乘，但緣實相，同名止觀。「要知止觀所示之境，即是現前一念識心，爲所觀之境也。摩訶止觀云：一切諸法，以色心二者攝盡無遺」（畧開之即爲五陰，詳開之即爲十八界。處中而開，即爲十二處也）。：止觀示正修下手處先須揀去處（十二處）界（十八界）二科，唯留五陰。於五陰一科，（色受想行識），揀去前四，唯留識陰。於識一陰，更須揀去前五（眼耳鼻舌身）並七（末那）八（阿賴耶）二識，唯留第六意識，爲所觀境，以五別境中，慧心所爲能觀智。是之謂去丈就尺，去尺就寸，去寸就分。可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意也」。天台尊宿諦閑大師，於「畧顯性具善惡之義」論止觀之下手工夫，誠有路可通，知津非迷，以此爲入而修正觀，妙慧禪境悠然而生，實非不可之事。且修習止觀，即不大悟，亦得定慧之門，能進深，乃自己之力，與法無干。若頓若漸，亦自家之事，與法無干。又云：

止觀者，復性之聖藥也。用止以息其動，使歸於靜，用觀以破其昏，使歸復於明。聖藥獲效，則不病之病療，而性體恢復矣。：：在天台三種大乘思想所拓展之止觀妙法，尤以不定止觀，別無階位，但約前漸後頓，更前更後，互淺互深，或事或理，或息觀爲止，或照止爲觀。如金剛寶，置之日中，無有定有（是名不定止觀）。法惟寂然名止，寂然常照名

觀，自初至後，無二無別。如通若飛騰，是名圓頓止觀。經云般若主照，天台學，即般若學之源緒。天台宗祖師：南嶽祖師慧思，二祖於四十歲（五五八）時，在光州（今河南省潢州縣）發願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並作「立誓願文」（大正四六、七六六中——七九二中）弟子天臺智顛，也重視般若經、論、及「中論」（般若的觀法），說到般若法門，不但着重：

「一切法無自性空，空故不生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證悟，更着重聽聞、受持、讀、誦、書寫、供養、爲他演說，是以聞思修爲方便而趣入修證法」（中國禪宗史）。

由於這種寶貴之史實，使人值得欣慰的，就是在漫長闊淡而崎嶇的中國佛教禪宗史頁上，找到一線正確而光明的指引，上可奉承我佛靈山會上的叮嚀囑咐，迦葉承傳，實相無相的般若法脈，龍樹造論而重振般若思源，成爲當時印度最有力之一大系，達摩初祖傳法西來，直指心性源此妙法（在達摩未東來晉廬山慧遠大師法性論，坐禪念佛，也於般若經典之源譯出而先契妙旨而實踐行持），天台承三輪之中觀，般若思想與修持觀照之禪行，可說是瓜熟蒂落，「水滿漁村月滿船」的時候，就在這時候禪宗道信四祖，以時勢因緣，經過江州，「爲江州道信留止廬山大林寺，……又經十年」，而大林寺是三論宗與皇朗的門人智鑿所建。「開皇十五年（五九五），又從天臺智顛修習禪法，智鑿「守志大林，二十餘年，足不下山」，可知智鑿的「修習禪法，特有信力」。因知道信對天台般若之慧觀，淵源必深。由此，使吾人獲得信念，對今後禪法之開敷，自利利人之學行，則捨「般若禪」之管帶，如何有力，如何穩健信心，仍是上挹前人，念佛成佛，念佛淨心入道方便法門：

調息安心

離相淨心

實相妙心

般若融通，無相妙相，真是「一色一香，無非中道」！

（未完）

釋洗塵啓事

洗塵自入秋以來，四大失調，二豎為患，時瘥時發，纏綿多月，乃遵醫囑入院療養，致勞各地長老德，檀越居士，紛紛垂念，或遠來省視，或函電存問，或荐醫贈藥，或誦經懺禱雲情厚誼，五內篆感。茲雖漸趨康復，醫囑仍須繼續調養，致未能一一踵謝，深為歉仄。謹此布臆，幸希諒察

釋洗塵 謹啓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六日

寄禪上人體無完膚

梁永康

苦行求法，其源甚古，昔釋尊山中趺坐，鵲巢於頂，蘆盤於膝，六易寒暑，身如枯木，已啓其端，攷諸於藏則金剛經內離相寂滅分第十四中載：『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亦透露其中消息。洎乎後世，在歷史上最顯著者如梁武帝時之傅大士（名翕，唐道宣作續高僧傳，列感通門）預知世亂，擬自燒身，爲衆生除罪，弟子等悲鳴呼號，求輸己命以代，其中或弑首劓鼻，或焚臂燒身，或割耳出血，均所以供養其師，舉國若狂。流風所播，代有繼述，故今受戒者仍有燒頂燃臂之舉，皆重佛法，承遺風於勿墜也。蓋一切衆生無不愛惜自身，縱殺其他生命，引爲快樂，然於己身則蚊蟲微咬，亦不能忍，故大乘經中如法華、楞嚴、梵網等經，俱稱讚苦行，亦緣燃身之一部份供佛，皆屬於捨，於六度中，仍屬布施。然所貴者爲至心懇切，無求名，無求人天福樂之心，本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而行，則功德自屬無量無邊，且亦業消慧朗也。

清末民初，有寄禪上人，亦以苦行聞於時，燃頂四十有八，自頂至腹百有八，兩臂殆無完膚，常至寧波阿育王寺供灑掃，於佛舍利前剝背肉如錢者數四，注油於中以代燈。又燃去左手兩指，因自號八指頭陀。曾發誓修法華般若行，朝夕懺悔，每追溯過去，輒淚涔涔而下，盡八十日偏身寒作，如在冰雪中，舌根麻木不得轉，惟默誦經文，萬言立盡，心大駭，疑爲着魔，靜坐數日，始復常態，世智由是頓開，其禪定之力，可由是而見之。而其後之奔走佛事以身殉教固早植根於是矣。

上人湖南湘潭人，諱敬安，字寄禪，早歲父母俱亡，廢讀，爲田家牧牛，同治七年，驅牛出郊野，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吹落

，感而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祝髮，時年十八，後聞歧山恆志和尚倡教外別傳之旨，冒雪往參，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數年，一日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上人恐見譴，乃取其餘者食之，俄見犬自廁出，因思前食犬餘糧，心中作惡，嘔吐不止，旋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亦無好惡取捨，皆由業識妄生分別，遂悟入心地法門。

上人歷主衡陽羅漢，衡山上封、大善。寧鄉爲山，長沙神鼎、上林各寺，又主天童十一年。百廢俱興，夏講冬禪，靡有虛歲。清末罷科舉，南中大吏倡提取各寺之產以興學校，上人竭力維護，後得浙撫聶仲芳（曾國藩之婿，前上海市商會長聶雲台居士之父）之助，改由各府自辦僧學，爲僧人自創學校之始。武昌起義後又至上海聯合各地僧侶，創中華佛教總會，得孫總統許可，於民國元年四月，成立於上海留雲寺。諸山長老共推之爲會長。後因湘中寺產，爲人所佔，遂入北京請願，要求發還，因與內務部主管司長言語牴牾，遂歸住法源寺，一夕間遽寂，殆以身殉教矣！

上人以禪門本色，爲清空靈妙之音，詩名滿天下，斐然文采，不染一塵，同光間翰苑中人以詩鳴者如易哭菴、樊樊山、鄭孝胥、陳散原等，均疊相唱和，遺著有八指頭陀詩集，逼近唐音，耆宿共仰，（十年前曾有台版出售，惜所印不多，今已如鳳毛麟角）。筆者於七零年青年佛教創刊號中曾有文簡介，故茲篇不贅。夫璞玉渾金，賴良工而始顯耀，千將莫邪，非鍛鍊莫克光騰，古往今來，立大功、建大業者，無不苦其心志，排除萬難，乃抵於成，毀譽由人，榮辱不驚，特立獨行，自與常兒異也。上人處末法中，羣星滿天，孤月獨明，其淬厲奮發，堅忍不拔之精神，結綠青萍，豈云無價？固自有足爲世式者在。

談	虎
虎	年

「虎」小考



· 爲商大毅兄

新裱畫虎題跋 ·

■ 鄭壽彭 ■

虎爲哺乳類動物，山獸之君也。立秋始嘯，仲春始交，七月而生，身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壽可千歲，至五百年其色皆白。養虎之法，順之則喜，逆之則怒，食虎物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恐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使其惡也。此見於列子。

玉篇謂虎爲惡獸，故詩稱「虎臣」以喻其威。禮謂「虎士」以象其勇。探虎穴，捋虎鬚，則形其險矣。以其爲惡獸，故李廣誤石爲虎，力射而沒其羽；曹公獲呂布，縛之如虎，以明其急；晉令且定：得大虎賞絹三疋，虎子半之文。

除惡務盡，人同此心，若從其殺虎以觀，亦足徵其人之根器，蓋孔子有云：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捉耳，下士捉虎尾。如以仁民愛物爲心，避虎亦非無方，抱朴子云：古者入山，佩黃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不敢進其內。如是，又焉用殺？

雖然，虎有獸性，亦有人性；乳子文於雲夢，見於左氏傳；噬人者自行垂頭，載於後漢書；邑施仁化，則負子渡河；官修德政，則舉類出界。且也，爲探鯁骨，啣鹿以報郭文舉；解其婉難，送肉以謝蘇易。再言釋典：晉時慧遠大師居廬山，送客若越虎溪，虎即號鳴；唐性空禪師居杭州大慈山，苦無水，有二虎跑地，泉遂湧出，因有「虎跑泉」之地。是虎亦能護持佛法也。凡此皆足以證其具有人性之往事也。

考：虎之爲文，從虍，從几。其從几，以虎足象人也。以象人故，乃有其人性存焉。是故政之苛者，有甚於虎，則人性泯而獸性發矣，此泰山婦人寧居虎患之鄉，而不入苛政之地，良有以也。

大毅兄有友胡豈凡君，以關世英先生之畫虎相貽，姜超嶽先生爲之題額（按：乃「山中無敵」四字），囑不佞爲文以附之，爰作「虎」小考。此物此志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歲次癸丑大雪前三日

鄉愚弟鄭壽彭脫稿於雙修樓並書

論中國多統時期的一個特色

劉家駒

一、前言

記得在「論中國歷史上的一統」一文中（刊於本刊第二十期），曾經提到中國歷史上的五個多統或分裂時期，她們分別是：戰國時代、三國時代、東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南宋、遼、金。

我一向不太重視中國歷史上的多統或分裂時代，其中一個很顯明的理由是：那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變態時期。再者，舉凡多統或分裂時期，所發生的事跡紛雜，頭緒萬千，很難理出一個眉目來，因此，總是避而不去接觸。可是，近年來的興趣，似乎逐漸轉向多統或分裂的歷史方面。然而，仍有力不從心之感。茲就最近讀史的一點心得，寫出來供讀者指教。

多統或分裂之所以造成的原因很多，可是大體分析起來，似乎可以歸為五大類。一是思想的紊亂；二是異族的侵擾；三是軍權的割據；四是原有當政者的腐敗而不知改進與應付；五是權力轉移所發生的缺點。

所謂思想的紊亂，在過去歷史中，却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由於信仰不同的思想理念，就排除其他一切的思想理念，造成思想方面的壓力，便很容易與權力勾結，做成歷史的離心力。假如思想方面給予自由發展，和而不同，却可避免混亂中挺而走險。

所謂異族的侵擾，隋唐以前的中國歷史，雖然造成了分裂或多統，但總會又同化於中國的傳統固有文化中，並沒有造成中國歷史上的文化悲劇。但自隋唐以後，特別是蒙古入主，影響中國文北元氣不少，但蒙古之國祚亦短。因此，當滿族入主後，雖為異族，然終得吸取中國文化以延長其統治二百有六十三年。

所謂軍權之割據，亦即是地方軍，擁地自重，相互推擁，不絕如縷。史家常稱：文人所造成的是門第，武人所造成的是割據，各佔中國歷史的一半。是耶非耶，姑存而不論。

所謂當政者之腐敗，不知改革與應付，或許由於經歷長時期的因循苟且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特別是擁有權力的人，時間一久就造成「權力最敗壞人性」的後果。

所謂權力轉移所發生的缺點，恐怕是中國歷史上的最該思考的問題，特別是在目前中國又處於分裂的時代。如果不能在權力轉移上規劃出一個可行而理想的制度，統一的時代不會來臨，即使是真的統一了，仍然會存在着強烈的分裂或多統的因素。這方面確已有人開始在深入討論了，可惜的只是限於學術、思想自由地區而已。無論如何，如果想在中國的歷史上不再出現多統或分裂的話，上述的五種導致分裂或多統的因素，却是該設法消除淨盡和加以改進才行。否則，天下終將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了。

以上只是概畧的敘述，囿於題目不再作深入的考察。就算做是這篇的引論吧！

二、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

假如我們平心靜氣的對中國歷史上的多統或分裂時期加以研討的話，雖然每次導致多統或分裂的原因各異，但在總結過去中國歷史上五個不同的時代的話，我們不難發現她們似乎都有着幾個共通的特色。所謂特色，並不意味着要肯定或否定她們的價值；或是對這些特色給予贊成或反對，只是把這些特色的事實勾劃出來而已。假如我們從這一方面來看的話。起碼有以下的幾個特色：

- 一、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
- 二、中國版圖的擴充與文北的傳播；
- 三、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建立；
- 四、人民生活流離失所與無安全感；
- 五、書籍文物的破壞與摧毀；

六、容易引起外國外族的覬覦。

現在只論多統或分裂時期的「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所謂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並不同於人才鼎盛，同時，也不次於人才鼎盛，只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的人才，在多統或分裂時期，更容易突出，而突出地多樣化而已。我不否認在中國歷史上，一統的時代，人才却也是鼎盛的，不過，由於國家規模的鞏固，各種制度業已建立，大多數的人才都會循着一定的軌道而出現，雖然人才也會有多方面的發展，但是這發展一方面來自政府的倡導，範圍不會太廣；另一方面這發展的步調，也不太為社會大眾所注意。可是，在多統時期就不然，各式各樣的人才似乎都能突出表現出來，同時也為社會大眾所矚目，或許更確切地說，這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正是反映了社會大眾的民族活力。特別是在政統紊亂陷於多統之時，更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的煥發與創造。

很多史學家都認為：經過了中國歷史多統時期的紊亂與不安，而中國更能創造出一個更光輝、更燦爛的一統時代，其基本的理由乃是證明中國文化特質的優越性，堅忍性和包容性。然而，造成一統時期的光輝與燦爛，如果我們不能從多統時期的人才方面加以注意的話，恐怕不容易發現到中國文化特質的優越性、堅忍性和包容性的具體表現。以及他們對將來統一的貢獻。

同時，從中國歷史多統時期的人才多樣化與突出化上，我們可以了解中華民族在面對政治與社會的變化與激盪中，如何自處與如何表現，同時也表現出他們對國家、民族、政治與社會的看法與觀點。以及他們對人生的了解上，更能加深一步。當然，我無意對多統時代人物的作風加以月旦，起碼，他們的作爲却會發人深省的。由於時代的不同，我們只能探討他們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以及他們的不同作爲而已。

三、戰國時代的游士與游俠

戰國時代的游士行徑，任何讀中國歷史的人都耳熟能詳，他們分屬於不同的學派，像儒、道、墨、陰陽、法、縱橫、農、名、雜等家，到處游說諸侯，以爲他們所懷的是唯一救國救世之術

。沒有當時的國界限制，並且與各國諸侯並列而坐，大談他們的治國理想。只要有諸侯可以應用他們的學說的，他們便不惜委身事之，這委身事之的最大原因，不來自諸侯的權威，而是來自他們所擁的理想。如果諸侯不能實行他們的理想，他們毫不灰心地去前往另外其他諸侯國，企圖以他們的理想來影響各諸侯國，並且促其實現他們的理想。可以這麼說，這些游士是向上流社會中加以進行游說的，只強調他們的理想之實現，並不理會到個人的貴賤榮辱的。從這方面來看，這是一個百家齊鳴，政治開放時代。春秋左傳有着豐富的記錄。

對於游俠，則是表現了另一形態，他們是在社會中下層的。司馬遷的史記，似乎有意特別突出社會上的游俠作爲。在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的列傳中，表達的最爲清楚。這四位公子都是以養門下食客爲著名的，同時也都是擁有數千多人，只要有一技之長的各色人等，也都爲容納的對象。

四位公子之所以能容納這麼多人，而這些游俠也願前來歸附，最主要的一個條件是得有尊重游士的量和與游士同甘共苦的不平等，那麼這些游士便會不惜犧牲的爲四位公子賣命。

平原君的傳記中，有這麼一段記錄，就是表示尊重的重要：「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躡者，乃欲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悄悄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悄來。」（史記卷七十六）

在孟嘗君傳記中，有這麼一段話，強調平等稱：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史記卷七十五）

假如我們能從司馬遷筆下所出現的游俠人物如狗盜鷄鳴之徒，馮驩、毛遂、侯嬴、朱亥、朱英等人，就可以了解戰國時代來自社會各方面的人才是多麼的突出了。因此，司馬遷在「游俠列傳」的開始，就對戰國時代的游俠給予極大的憧憬說：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其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史記卷一二四）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人人才多樣化與突出化的偉大時代。也就是爲此，歷來的史學家也多以戰國時代爲不可多得的時代，起碼在人才智慧與言必信和行必果上。

四、三國鼎立的三種用人方式

三國時代的經過，由於「三國演義」的通俗小說的流行，也爲中國人們所樂道。同時，也覺得又是中國歷史上的人才多樣化與突出化的時代。這當然與羅貫中的寫作天才有極大的關係，使得三國時代的人物栩栩如生。

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卷七，有「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一條，就已注意到三國時代的人才鼎盛。該條云：

「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象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尚可推見其心跡也。」

曹操、劉備與孫氏兄弟之用人方式之不同，蓋來自各自的性格。假如我們檢閱一下「三國志」對這三人的性格描述，就會洞悉其情。

陳壽筆下的曹操，已經可以給我們一個清晰的概念：「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魏志卷一）然而，裴松之筆下的曹操，更能用具體的事實來做注釋：「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魏志卷一裴注）

曹操雖然以「權術相馭」，但是當人才們發現了他的野心與權術之後，却多離他而去。如田疇在軍事上的建樹與策劃，而大破胡虜。但在論功行賞之時，田疇堅辭不受。所有賞賜，田疇也都分散給宗族知舊。因此，「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曹操心仍不死，知道田疇與夏侯惇爲好友，唆使夏侯惇前去規勸。結果田疇再表明心跡說：「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不已。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魏志卷十一田疇傳）

最出名的恐怕是先助曹操而後不值曹操所爲的荀彧了。曹操之得荀彧，以爲是自己的「子房」，所有曹操的計劃，也多是出自荀彧的參謀，荀彧傳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密以諮彧。或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魏志卷十荀彧傳），結果荀彧稱疾不再協助曹操。但據裴之注云，荀彧是被曹操害死的。曰：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或別傳曰：或自爲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因此得知，用人而以權術，總不能持之久的。不過，曹操之三下「唯才是舉」的「求賢詔」，可見當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少。

劉備的性格與他用人的方式頗相符合。三國志蜀志卷一中說：「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言語，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這點，我們可以從劉備與諸葛亮結識與關係中看到。劉備能夠「三顧草廬」，使「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諸葛孔明出山，若非「性情相契」是不能做到的。雖然由於劉備與諸葛亮的過從太密，而引起關羽張飛等的不愉快，可是，劉備仍能「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蜀志卷五諸葛亮傳）來平息關羽、張飛等的不悅，也算得是真正的「性情相契」了。也就是爲此，在劉備臨終之時，才能說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諸葛亮也竟能「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了。

孫權性格的刻劃是從裴松之的注中得來的。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吳志卷三裴注）這恐怕就是孫權何以要

用「意氣相投」來吸引和利用人才了。

趙翼對劉備與孫權之能得人才，專在一個「誠」字，於是說：「惜是時人才已爲魏、吳二國收盡，（蜀）故得人較少。然其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劉）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至於孫氏兄弟之用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周瑜薦魯肅，權即用肅繼瑜。……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廿二史劄記卷七）這與曹操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態度，不知相差幾千萬里呢！

五、東晉南北朝的隱逸人才

通常我們談人才，似乎只着重於有表現的人才，特別是在政治上表現的人才。對沒有表現的人才，或是不願在政治上有表現的人才，總會不太注意。然而，在東晉南北朝時代，這種沒有表現，或是不求表現的人才特多，而也能在青史上留名，那麼就知道他們却也是這一時代的人才，只不過所表現的或者更好說所突出的是向另外一種境界。

假如我們只稍微翻閱一下這一時期的史書，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時代的特殊情形，大多數真正的人才，都走向了隱逸的一條路。這裏可以列出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供大家參考。

- 一、晉書卷九十四有隱逸列傳，共載三十八人。
- 二、宋書卷九十三有隱逸列傳，共載十八人。
- 三、南齊書卷五十四有高逸列傳，共載十二人。
- 四、梁書卷五十一有處士列傳，共載十二人。
- 五、魏書卷九十有逸士列傳，共載四人。
- 六、南史卷七十五至七十六有隱逸傳，共載三十一人。
- 七、北史卷八十八有隱逸列傳，共載六人。
- 八、陳書、北齊書與周書則付之闕如。

從這一簡單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各朝，隱逸的人才較多，而後逐漸遞減，到陳朝已經不見史傳。而北朝除魏書之四人外（或北史的六人，其中有三人如眭夸

、馮亮、鄭修與魏書同），北齊與北周書則不見史載。因此，我們就很容易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由於曹魏之篡位與司馬氏的再篡，人才多不願與政治現實接近，於是清談之風大盛，繼之而隱逸山林，不問俗務。雖然有人以爲「清談誤國」，但面對當時的政治現實與權力轉移的不光明、不磊落，人才是不願同流合污的。及至晉室南渡後，門第所支持的政府腐化頗深，第一流之人才只有隱逸，因此才有以後的異族入政府之事，這是當時南朝的情形。

至於北朝則否，特別是魏孝文帝之強烈漢化要求，使到留在北方的士族人才，除力圖自保外，同時也盡量保存及宣揚漢族文化，因此只魏書所載四人爲逸士，以後則無。而魏書所載逸士四人的隱逸原因也不相同，像眭夸其人，則是懷有悲天憫人之志，不求聞達免得影響自己的忠誠，便與酒爲伍，頗有魏晉遺風。李謐則爲經學大師，以周孔爲主的嚴謹地守住家法，一絲不苟。馮亮却是深受佛理的薰陶，而看破紅塵；鄭修本人却是生性喜歡與大自然爲伍，不落俗務。（以上均見魏書卷九十本傳。）

因此，李延壽說：「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又說：「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嘔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也。」（北史卷八十八隱逸傳）

不少的人不能理解「隱逸」之士就是人才。以爲是逃避現實與責任而已，這話當然很淺，假如我們能從這「隱逸」的外表籠罩下，發掘出每一位「隱逸」之士的內在才華與智慧，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却充滿了多樣化和突出化的。中國文化中的道家學說，自然而然的就會大派用場的。誰能說道家精神只有消極一面呢？而印度佛學中的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又那是販夫走卒所可深入體會呢？

起碼，在東晉南北朝的時代，中國歷史上的人才，多走上了一條「隱逸」之途，却是值得玩味的。

六、黑色「五代十國」的一線曙光

歷代討論「五代十國」的人，對着這一時代都沒有好感，特別是歐陽修的「六代史」更是「嗚呼」滿篇，以爲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墮落的時代。

假如要從「五代十國」中，也能找出「人才多樣化和突出化」的特色，不啻是緣木求魚。

然而，我會記得查理·迭更斯在所著「雙城記」的序言中，有一段類似這樣的話：這是一個無信仰的時代，也是一個信仰的時代，這是一個嚴凍的冬天，也是和暖的春天；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光明的時代；這是一個失望殆盡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手頭上無書，只畧記大意而已）。

因此，五代十國却也可以從這一方面來了解人才的多樣化和突出化。這裏，我可以舉出四件史事，以供讀者們品評。

一、私立書院制的創建——有唐一代私學不外三途，除私人講學和寺觀教育之外，就是大家族的家學。可是，在經唐末五代大亂時，大族私莊盡被摧殘，家門之學，漸爲帶有社會性之私人講學與寺觀教育所代替，由於寒族日益抬頭，急需教育，於是比較大規模之山林講學事業出現。例如，五代史上就記錄着有講肆的出現（五代史卷九十四高漢筠傳）以及中條山中的廬山白鹿洞書院之建立，時在南唐。另有睢陽書院、嵩陽書院及嶽麓書院之建立。周如所知，宋代書院的發展爲一大教育文化的私人事業，造福國家社會不少，然而，這類書院開其端者，則是始於五代十國時期。

二、印刷術雖較早發明，但到五代印刷書籍逐漸廣泛，根據五代史會要卷十八稱：書籍多保存於東南，此區蓋爲寒士的新土。同時，舊五代史卷十四稱：書籍亦多存於新起的武臣家中。可見此一時期文化傳播的轉變。

三、對繪畫藝術，五代十國的成都人黃筌多畫禁苑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南唐徐熙多狀江湖汀花野竹，水鳥淵魚。史稱：「黃筌富貴，徐熙野逸」，樹立了宋代花鳥畫之兩大典型，亦

開藝壇畫花鳥之先河。

四、宋詞是著名的，但第一部詞集——花間集却是出自後蜀趙崇祚之手。而南唐後主李煜的詞，到現在還是人人樂讀，方興未艾呢！像：「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深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該是多麼清冷突出呢？

因此，五代十國也並不是可以拔除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的特色呢！

七、南宋前後的疑經風氣

經過了隋唐的一統，大多數的中國人才多循科舉制度而上進。雖然科舉的科目時有轉變，先秀才，再明經，後舉人。可是，對於經書的死背、死讀，不敢有絲毫異見，却是縛束了不少的讀書人。然而，到宋代時風氣為之一變。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中，曾引陸游的話說：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歐陽永叔），毀周禮（大程、小蘇）、疑孟子（司馬溫公、李泰伯），議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這一疑經之風，蔚然而成，可以開出了中國人才的另一自由天地。所以，有的史學家就稱，這一時代的中國學術界，不啻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也就因此，從宋開始，中國人步上了一個理學的時代和一個時代的時代。

在這一時期，人們不但要重溫傳統的學術，同時又要吸取新知識而加以調和；人們的意志不僅向上發展，以圖影響現實政治，同時，又向下降，以圖救濟現實人生。這一學術思想自由化的結果，產生了很多這一類的人物——而以身作則地來談世論道。

學友麥仲貴先生，曾著有「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一書，民國五十七（一九六八）年由新亞研究所出版，厚四百五十頁。從中可得宋代理學家所表現在著述上的成績。

我之所以重視這一時期的人才，乃是在於打破歷來經學的約

束，從經學的註中解放出來，而使到經學及中國學術史更能發揚光大，同時，更使得這一時代的人才再次成為多樣化與突出化的，目前，很多的史學家們，都以為中國近代期該是遠溯到宋代的，因此，也特成立了國際間的宋史研究組，專門對宋代的一代加以研討。基本的原由是：他們肯定了宋代既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何以不能與西歐的「文藝復興」時代並駕齊驅，走上同一條的道路。當然，這也可說明中西文化精神的本質的緣故。同時，我們可以指出來的是：西歐在文藝復興後，却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而達到目的境地，她們是：宗教改革，科學革命，思想革命、商業資本主義革命、地理發現和產業革命而成的。中國並沒有自己的宗教，科學天才雖有，但並不特別致力，同時，中國地大物博，根本無需向外擴張，同時，中國民族性與文化特質，向來就不大異於西方的。因此，也就不能與西方步調完全一樣，在歷史中發展了。

八、結語

以上只是一個粗淺的輪廓而已。實則，在多統或分裂時期，那只是中國政治實現上的一時紊亂與不一統而已，可是，在社會上與中國人身上，都仍貫徹着傳統文化的氣息，不時地有所發揮，有所振作，有所更新，有所創造的，這種來自社會民間的文化精神，却是不能加以忽畧的。

最近，大陸上的中共政權又再掀起了「批孔」運動了。有人解釋為權力的鬥爭，有人解釋為破壞中國文化，想把中國文化連根拔起。我却相信着：任何一種這樣的暴力行徑，都無法使中國文化消除淨盡的。因為，中華民族愈是在多統或分裂之時代，愈能使中國文化多樣化與突出化的。而中國社會上的文化潛力，又必能孕育出來多樣化與突出化的人才呢！

一九七三年聖誕節於香港知愷書齋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

何博元

我常常在文字上，看到上面兩句話；也常常聽到人家口裏說這兩句話。不知它說自何時何地何人。

一口氣，是空氣，還是意氣呢？空氣是生活最重要的食糧，人三天不吃飯死不了，一天不喝水也死不了，五分鐘不吸空氣，就會發生問題。好在這麼重要的空氣，到處都有：山上山下，城裏城外，中國外國，不分貧富，文明野蠻，都可以自由享用它，所以空氣似乎是不必爭的東西了。既能人人時時處處，皆可無限制地享用，何用去爭？那末這去爭的，將是意氣了。

意是第六識，由眼耳鼻舌身而來，也就是感受見聞，因生我執和法執。五官有錯覺，所以生執。燈下看女人，個個美麗如神仙，爲什麼？燈光不强，將一切缺點都遮掩住了。所以紙醉金迷，醇酒美人的地方，即使是白天，也簾幕低垂，晚霞隱映。假如有人將簾幕捲起後，我一定大失所望，反而怪人多事。耳中聽迷湯，把我說成英雄聖人才子，人間第一。不但聽的左右不及我，我的上司、尊長、也都老朽不如我。不但大陸七億同胞，待我去拯救；甚至全世界的人類，也會接受我的領導。我樂陶陶地忘記一切，光想不做。這時誰告訴我睜開眼來看看，我會罵他不忠貞，有傷尊嚴，恨他一輩子！

造成我執法執，先入爲主，親近爲主，多接觸爲主，基督教世襲，出生受洗，所接觸的，都是基督教的一套，所以難接受其他的真理。共產黨學會了，更青出於藍，執見比基督徒更深刻。一個瓶子裏，裝滿了凝固的塑膠，容不下別的物质。除非你能溶化塑膠，把它倒出來。假如裏面的塑膠，分爲數十層，每一層上面，遮有防酸劑防鹼劑，你去溶化它，可真不容易了。假如不溶化除去它時，又裝不進其他的東西了，這就是意氣的爭執。

偉大的人，不論是政治家，哲學家，科學家……，都不會

有執。他會取人之長，去己之短。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李世民的左右功臣，多數是敵人那邊爭取過來的。只有半瓶醋，才鑽在牛角尖裡，不肯出來，不知出來，不能出來。

鄒忌是個美男子，同城的還有一個徐姓的，也是一個美男子。鄒忌的大太太，說徐姓不及他美。姨太太也說徐姓不及他美，他的親友，也說徐姓的不及他美。有一天，他們在一起見面，恰巧那裡有大鏡子，他從鏡子裏細看，多方面比較下來，他自己發現在比不上徐姓的美，他才分析何以別人說他最美：原來大太太說他美，是尊敬他；姨太太說他美，是怕他；他的親友說他美，是想他幫他們的忙。其實他自己並不如徐姓那末漂亮。鄒忌是了不起的人，他不爭這口氣，而且吐出這口氣。

執是一切意氣的來源。惡人以自己的快樂，應該建在別人的苦痛上，損人利己。善人以自己的快樂，應該與別人共享，自己也該分享別人的痛苦，不妨自我犧牲。聖人則忘記了自我，一切爲人了：地藏王菩薩之深入地獄，佛陀之棄王位而出家，耶穌之甘心上十字架。……，觀音大士之尋聲救苦，彌陀之接引生西。到這步地位時，自然無執無見無相了，當然也不會有一口氣之爭。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何所有氣？說句笑話，如果仍有氣該爭，那就是科學發展不合理化所造成的染污空氣。二十多年前，我到東京大阪紐約費城等大港，上空只有霧季才不清爽。如今呢，長年三百六十五日，終日在陰霾中。這陰霾就是不理性的科學畸形發展所致。資本人光顧利用科學，以最省的方式來賺最多的錢，遂不顧造成空氣染污，使多少人中毒的後果。他們在城裏，裝有消毒的空氣調節機，外面再毒的空氣，染污不到室內、車內，而室內車內空氣調節機，又造成外面更染污的空氣，他們離開大城市，到鄉

下山頂上去建別墅，開山立寨，留下薪工階級，在城市裏，過慢性中毒的日子。如果人要爭一口氣的話，這爲生存而爭不受染汚毒的空氣，倒是必須的！

經上有菩薩喜聞香的記載，是歟非歟？如指的是爐香，那末不是究竟的。經上早已說，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否則就不是菩薩。受爐香的是有漏之色身，不是法身真身了。不要說有佛眼，即只有慧眼法眼時，就可看出芸芸衆生，進廟燒香時，有多少是不求名利供養的？可能十中之一，也許不及十分之一；最起碼的，也有祈求佛光庇佑的心念。其餘求祿、求財、求……，這許多香，如佛菩薩者，大概不會受，受則成了開山立寨的大王，不合因緣生的法印。所以達摩祖師不以梁武帝興建寺廟爲然，那只是人天福報，而不是涅槃佛果。

基督教的新舊約中，有「假使有人要打你的左臉時，你應連右臉也讓他打」的道理。（大意如此，原文記不真了）。試問那一個基督徒做到？羅斯福，杜魯門，尼克遜？如基督徒能奉行一分一厘時，我們不會有「承認領事裁判權和自由佈教權」的不平等條約了。所以應該是說，神爭一炷香，而不是佛爭一炷香。基督教的神，要人人把祂當做「此山是我開，此路是我佔，經過的必須留下買路錢來」的大王，非燒這一炷香不可，這一炷香燒後，就可得洋大人的勢力，不受國法制裁而保平安了。

國人神佛不分，只認爲有一身白毛的就是羊，披了羊皮的豺狼，他以爲牠們是羔羊；以爲宗教都是止於勸人爲善而已，並無其他更重性質在內。福壽膏能止疼提神，誰知最後沒有福壽膏就受不快樂的苦，終於戒不掉了。

假如人人能有「不將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苦痛上；將自己的快樂，分與別人，自己分享別人的苦痛」的心香，無時無地無事不想及此，這才是佛所爭的唯一一炷香了。並不在乎上廟去添香，也不在乎早晚在家中燃一枝茄南名香。

人爭一口氣，到底爭的是一口甚麼樣的氣？

佛爭一炷香，佛還有所爭嗎？爭的是甚麼寶貴的香？

請諸位大德賜教。

談易與吉凶悔咎

韓堯森

四氣麟次，自然之象也。然吉凶悔咎，否極泰來，人事之象也。易雖包羅萬象，而獨重人事，蓋天地之道精微莫測，而人事可知也。苟能明事變之源，使之適時而動，收趨吉避兇，韜光養晦之效，卜筮由是生焉，非玄虛之學也。故曰：「易之爲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與中庸之道無異也。今以吉凶悔咎之道申論之，當知所言非謬矣。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人生在世，有曰風從虎，雲從龍，風雲際會，虎嘯龍吟，呼風喚雨，澤及百姓，愛民若赤，以此治國則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誠乃上治也。故曰：「吉。」蓋得位也。

若位於九五之尊，任意縱橫，爲所欲爲，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貪慾無止，知得而不知喪，必力盡萎靡，蓋盈不可久也，況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樂極生悲，故老子曰：「反者，道之動。」所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禍起蕭牆，悔之已晚。

一旦轉順爲逆，驟逢兇險，有幸大難不死，定必退而謀自守，痛定思痛，大錯已成，無可挽救，唯作前車可鑒，以防重蹈覆轍，乃知悔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偃旗息鼓，暫作潛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步步爲營，養精蓄銳，伺機而動，東山再起有日矣。苟若時來運到，芒鋒復現，當刻苦自勵，時加反省，以防百密一疏。虛心向上，進德修業，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待人以誠，接物以禮，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終日乾乾，雖危無咎。於進退維谷之際，進德修業應及時也。不然，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適時而動則或躍在淵矣。

否極泰來，若冬去春來者也。機緣和合，重履九五之尊，當非子虛烏有也。故曰：「天之生殺，人之盛衰，其道一也。」由此觀之，易之爲道非玄學者明矣。苟若居安思危，觀微知著，順天而時行，無妄之災無由生。惜世人貪欲蒙心，避吉趨兇，任意妄爲，致遭人爲之淘汰，不亦悲乎。



佛教是在唐朝才傳入中國嗎

羽人主

——與陳非先生商榷

晚飯後，讀一份××晚報，已成了近年來的習慣，我喜愛××晚報，除了那裏有金庸的「神雕俠侶」外，還可以讀陳非先生撰寫的專欄——格調談。格調談是專門講飲講食的，黃霑先生曾在×報周刊的「不文集」中給「格調談」作了一個最佳的註腳：格調也者，「貴夾唔飽」之謂也。香港米貴，居大不易，以有限的稿酬，來應付無限的物價高漲，爬格子動物要塞飽肚子，已經很不容易了。現在不但要吃飽，而且還要有「格調」，放眼整個香港的爬格子界，恐怕只有像陳非先生這樣才有這種能耐，這種福氣！筆者是窮措大一名，當然沒有資格去吃西施血，日月貝，鵝鵝鬆，但讀了陳先生的食經後，也常有畫餅療飢的心理滿足。這就是我愛讀陳先生格調談的唯一原因。

翻開十一月十六日××晚報，流着長長的口水，又準備享用陳先生畫在紙上的餅，但陳先生突然佛興大發，取消了我每晚的眼睛食品，硬塞給讀者和我一具啃不動的「周朝佛像」，以下是摘抄陳先生的一段原文：

「在電台遇到一位老師宿儒，話匣子打開，老人家對電視紀錄片旁白中，有一個『周朝的佛像』，大生感嘆……公開說是周朝的佛像，却未免令人動氣。可惜當時筆者趕着忙，否則大可藉聆教益一番。雖未讀過佛教史，但通常人的印象，佛教是唐朝才傳入我國的，西遊記中就有個唐三藏，玄奘取經後，藏於白馬寺，唐宋八家中的韓愈，上了一本諫迎佛骨表，結果被貶到離天萬里的潮州，佛教之事後於『周』太遠太遠了。……」

不談鵝鵝鬆而談佛像，却未免令人動氣。每份兩毫的××晚報，被陳先生佛興一發，立刻貶值了百份之五十，只值一毫子（起碼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爲了替無辜損失的一角錢不值，決計對陳先生的佛興進行彈劾。

陳先生雖自謙爲「未讀過佛教史」的「普通人」，但他却舉出三藏取經，白馬寺，諫迎佛骨等大量的佛學典故，竭力要證明「佛教是唐朝才傳入我國」是不移之真理。這和電視台旁白中的「周朝佛像」相較，簡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錯得更加離譜。

我雖未讀過佛教史，而且又是個無神論者，對佛學的認識，連皮毛也談不上，但我以爲稍有點中國歷史常識的人，一定會知道遠在唐代之前，佛教就早已傳入我國了。

佛教何時才傳入中國？這一直是個在學術界有爭議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爲：在秦始皇時，已有佛徒來中國傳教了。他們的理論根據，來自歷代三寶記卷一引朱士行經錄：「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費經來咸陽，始皇投之於獄」。此經錄之真實性如何，很有疑問。但據梁任公考證，天竺之阿育王與秦始皇同時，阿育王爲大弘佛法，曾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到外國四出傳教，這些僧徒在亞洲之足跡，北至俄屬土耳其，南至緬甸，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這些傳教師來中國並非不可能之事。

到了漢朝，漢武帝通西域，外國的音樂、文化、藝術，隨着使團和商隊，大量地流入中國。作爲上層建築的佛學，在此時傳

入中國，也極有可能。

佛學被中國人接受的真正經得起推敲的證據，見於魏畧西戎傳：「（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有關這一點的同樣記載，亦見於正史魏書釋老志，稍有不同之處，是伊存授經者為秦景憲，不是景盧。人名雖不同，其事則一。梁任公推翻了釋老志中的漢明求法說及四十二章經說，但亦不能不承認伊存授經之事，是歷史的孤證。

由此可見，在西漢末，佛教已與中國人發生關係了。

佛教在中國統治階級內流行的證據，最早見於後漢書光武十王傳「（楚王）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圖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詔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江祀，絜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

楚王英是光武帝的兒子。連王子也信佛，顯見當時佛教在中國已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力。漢明帝給楚王英的詔書，竟引用了很多佛教的名詞術語，如浮屠即佛陀，桑門即沙門，伊蒲塞即優婆塞之轉音，並對楚王英崇佛的行為大加褒獎，詔示各王，以為楷模。可見當時朝廷對佛教是提倡的。

佛教的神祇侵入皇宮，見於後漢書郎顛襄楷列傳載漢桓帝延壽七年（公元一六四年）襄楷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伐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

襄楷疏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漢桓帝在宮中立佛祠，頂禮膜拜；（二）襄楷等卿士大夫，已對佛理有相當造詣，故能針對漢桓帝禮佛求祚的心理，因勢導利，進行諷諫。

佛教在我國思想界第一次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是在魏晉時期。大抵因為漢季之亂，繼以五胡亂華，百多年來，中華民族遭受到空前的浩劫。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自然盼望真能有救苦救難的東來菩薩。帝王將相在此翻雲覆雨之際，深感人命危

難，朝不保夕之苦，更易於接受佛教和因果輪迴之說。而且當時魏晉南北朝所盛行之清淡玄學的思想，與佛家般若學，在某些地方是比較相應的，當代的名士名僧思想彼此亦相互影響，互相吸收，因而被民衆和統治者樂於接受，迅速在當時的思想界傳播，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新興力量。

佛教的大盛是在南北朝時。北朝雖經北魏太武帝毀法，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摧殘。但不久即由文成帝復興之，其後獻文帝、孝文帝，以及宣武帝都崇奉佛教，到了胡太后秉政時，已發展到「遍國皆寺，盡人皆僧」的驚人興盛田地。

至於南朝諸帝，亦大多崇佛。宋明帝大興土木，立湘宮寺。佛教皇帝——梁武帝屢設四部無遮會講經，及先後四次捨身同泰寺為僧的壯舉，更是國人喜聞樂道的佛教掌故。唐人杜牧之江南春絕句，就是諷南朝大興土木，建廟宇，崇佛教，以致亡國的。茲抄其詩為證：「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國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隋朝是佛教極盛的時代。隋文帝為寺院寫經四十六藏，凡十三萬卷，隋煬帝修治舊經六百十二藏，二萬九千餘部。民間流通的佛經，竟比儒經多數十百倍。

唐朝是佛教最光輝燦爛的黃金時代，但同時亦是佛教走向沒落和式微的開始。唐以後，儒者用中國經學揉合佛教義理，自立門戶，形成統治當時思想界的宋明理學。佛教因無法與宋明理學抗衡，已在中國知識界中愈來愈失去它原有的影響力。所以，佛教到了唐朝，已成了西天的夕陽，返照的迴光。套一句紅樓夢的籤文，已是「開到荼蘼花事了」了。

陳非先生要是捨周朝佛像而談鶴鶴鬆，是決不會把朝陽當夕陽，把迴光作曙光，把茶花當梅花，把佛教的傳入中國的朝代誤為唐的。因為「佛教之事先於『唐』太遠太遠了」。懇請陳非先生，今後還是多談些食的格調，少談些佛的格律。

幾點已經過去的感想

■ 隆 根

聖嚴法師幾個月前，在內明月刊發表一篇「劃時代的博士比丘」文章，內容主要向海內外教界人士報告印順大師獲得日本大正大學授予文學博士的事實經過。當時我讀完這一下八千多字的長文之後，曾泛起幾個不同情緒的自我感想。現在覺得如把它寫出來，在時間上，不免有點過時了。雖然感想沒有時間性的局限。但從另一觀點來看，自聖師的大文發表後，我已見到或聽到不少不同的反映，這是見仁見智的現象，這裏不作討論。而我們所感到的却未說出，似乎現在來畧為敘明，讓我的感想，也能呈現到作者與讀者眼前，作一不同觀感中的一分事實，儘管作者與讀者，可能也會引起不同的看法，但畢竟能為聖師的大文，帶來多樣性的反響，那末雖說寫出遲了一點，也還不失為向未曾有的意見。我本着這樣的思想，所以也即不惜筆墨，提出幾點已經過去的感想，來求讀者中的共鳴之友了。我的感想，主要有如下數點：

一、有關「中國禪宗史」的影響：中國禪宗史一書，是印順大師早兩年前出版的新著。據印順大師自己說：「我不是禪史，或佛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專究者」。這表示他寫這部史書，不是以禪宗或禪史的學者立場而寫的。他在最近菩提樹上發表的「我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一文中，也曾說到：「憑我對中國佛教的一點感情，使我放下自己所要探求的佛法，而從事初期禪宗史的研究」。這更可明白，他對佛法的探求，有其中心所在，這不是一般學佛法的人士，所能深知的。那他為什麼要研究禪宗初期的禪史而寫出這一本有關禪宗傳承的史書呢？這在他的自序中及有關的文章中，都有明白的說到。這裏，對以上所提

出的一些問題，不作深究與說明。但從聖嚴法師文中說：「但由於這部書的出版，受到了日本佛教界的重視，終究而獲取了學位」的這一影響與獎勵來說，我有這樣的感想：覺得中國佛教的禪宗，在中國佛教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研習禪宗的學人，也極衆多。過去禪宗的特出學者，也有過衆多的有關禪理禪史的著作，流傳在中外，成為古今中外研究中國禪宗的學者，視作重要的資料。儘管研究傑出的著作，有着不同時代的特性，顯出一個個的差異處，但中國過去禪宗學者的著作，畢竟受到古今研究禪宗學者的重視，為什麼現代禪宗學者的著作，雖然也有不少出現，却很少有見亦如過去受到重視呢？尤其外國學者，也未見有傳譯呢？這難道是外國學者了解中國現代出版的禪書，水準不夠嗎？果真如此，那末印順大師的中國禪宗史一書，出版未久，為什麼傳到日本，即有人翻成日文傳通呢？不但如此。據聖師文中說：「近世研中國禪宗史的日本學者之傑出者，當以宇井伯壽為始，柳田聖山及關口真大為主軸，以目前的成就而言，當推關口氏最為特出」。於此可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禪宗史的不但有不少的人在，而且有特出的人才。如關口真大先生，對中國禪宗史，也有「印老此書的觀點，頗足為日本佛教學界的借鏡」之推崇的意思。而關口真大先生，在受任大正大學主審博士論文時，與另一位副審博士，對中國禪宗史，審查的結果，竟能一致的通過，授予文學博士學位與作者。該書在日本高級大學園中，得到衆多學者的信可之同情。該書的影響力量，在目前中外佛教的著作中，不能不說不是稀有的了。這使我怎能自信日本學者，都是淺薄地不足了解中國佛教的著作呢！即此禪書引出的影響力，能

在日本發生一些作用，就說是一點點吧，却似未能引起中國佛教住持佛法的一份人士之注意，這是我感到不解的事！

二、有關申請學位的主要人：中國禪宗史一書，傳到日本，

據聖師文中說：「凡是研究中國佛教問題的著名學者，見到我時，均會提起這部書，尤其是大正大學已經退休的牛場真玄先生，對於印老的著作，極爲推重」。又說「牛場先生以爲，在今日的中國佛教界，也有如印老這樣的學者僧侶，應該要讓日本的學者們知道的。故當看到『中國禪宗史』之後，立即就去和他先前的同事關口真大先生討論。關口氏說，他不能完全讀通用現代中國語寫的該書，如果從其目錄和全書的結構上看，乃是一篇可能得到博士學位的好論文」。牛場先生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將全書譯出，每四百字一張的原稿紙，達一千一百多頁，重重的一大堆，送給了關口先生，同時也進行了請求學位的試探工作」。以及「積極進行」，直到成功地頒授學位。從這些報導中，使我感到的，這位日本學者牛場真玄先生，與印順大師，聽說並無任何關係存在，而且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僅僅憑着精通漢文的幫助，讀過印大師的不少著作，生起「極爲推重」的賞識之緣，竟能不辭人所難作的辛勞，自始至終地爲中國禪宗史一書，作義務的申請學位，翻譯全書，完成申請，這是多麼動人的一件事。在日本學者中，竟有這樣的好人，雖然我不知道這位牛場先生，自動爲中國佛教學者的著作，作出這麼大的時間、精力的犧牲，所爲的是什麼理想而令他有這麼大的勇氣，但是就憑這一爲人的義氣，也是令我對這位老人敬佩不已！同時聖師也正爲此，而有一「我則覺得人家外國人，對我們中國佛教的事，既能如此熱心，感激之餘，當以更積極的精神，爲此努力才對」的被感動的負起「如查詢、送稿、送書、磋商等事」的衆多任務。以及吳老擇先生的協助。這也是不能不說他們非常重視大義所在，忘却小我的可仰風度！尤其他們爲着本身的功課太忙，推辭翻譯該書的要務。以及聖師文中，提出一些與申請學位無關的事，如「當我得到了瑞士某大善士的資助」；「我與印順長老之間」；「我也未曾向印老提出請他贊助留學費用的事」；「我的瑞士來的經費，也和印

老無關」；「……」。從這些表白中，我感到聖師似有不得不這麼說一下的苦衷，所以我有着深深地同情！

三、有關對印公的著作與稱呼的看法：印公大師，具有與生

俱來的夙慧，雖然他出生中國現代，於中國佛教中出家學佛，研究中國佛法爲開端。但中國佛法由印度而傳來，似乎對中國佛法發展與流行的大小乘宗派，無論是傳之印度與中國開建的，只作應有的了解與認識，却未作全部接受的深究。所以他不同一般學人，以中國佛法爲本位的研究諸大乘宗，尤其天台、賢首、淨土、禪宗，作深入的信解行證的功夫。他這一不同傳統的研修佛法風格的出現，並不是故意的標新，該是他的不凡智慧引發他不能滿足於流行中研修佛法的現況，也許他感到從中國佛法進向印度佛法去探求，更能近於佛法的真實吧！而這可從他的早年所作的「印度之佛教」，「佛法概論」，「中觀今論」，以及「唯識學探源」，「性空學探源」，一些發掘傾向的表現，可以發覺。尤其他在近十年來，著意改寫「印度之佛教」爲若干部，「以一切有部爲主的論師與論書之研究」，「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這是已經完成的出版的其中兩部巨製，於此更能見到他對研究佛法的始終一貫的中心。通過中國佛法而不受約束的直向印度佛法，空有二輪，尤重空宗的直接探求到根本佛教與佛法。他的這些著作，在文字上，在理解上，始終令人讀來，有着不同一般的意味，或淺或深的吸引人，即使精究中國佛教的宗派學者，也會有人感到的。也許正因爲他的佛法研究，不但有異常的成就，而且著作豐富吧，有類印度古代佛教論師的格調，所以多有稱呼他爲論師了，也有與他有直接教學關係的人，稱呼他爲導師，甚而受到廣泛的應用。而聖師文中對他的早期與後來的著作，從態度與表達方式，覺得前後不同，在前有「依然走着印度、西藏及中國古論師們造論的格局」，在後有「始見他完全採用了近代西洋的治學方式」的看法。並說這一後不同的表達方式，「可能是得力於在漢口的武昌佛學院，閱讀了大量日本學者的佛學著作」。我不知印公是否如此。但在我的感覺上，只覺他近來的著作，主要的多用了引證與註明出處的條理化的不同於前而已。（轉44頁）

光
明
寺
禪
七
吟
詩

敏智

一九七三年八月應請赴美十月光明寺靜七十四天

隨緣參加靜中有句隨得隨錄共十四章

一

刻期取證甚深義 打破漆桶木馬啼 大地平沉奇特事
虛空粉碎費猜迷 非無非有真如體 卽色卽空大菩提
諸法緣生空如幻 那分南北與東西

五

一日坐行行復坐 深深用力鑽研磨 魔軍最畏智慧劍
煩惱應當鐵掃羅 落地香板驚凡外 催人棒喝頻斥呵
頓然徹見不生理 極樂西方卽娑婆

二

拈花示象甚奇妙 迦葉獨知別傳心 二八西天長慧命
一五東土演法林 河沙餓鬼超冤海 萬類有情醒覺音
一念不生原本得 緣生無相泯古今

六

修禪齊集選佛場 清淨莊嚴放毫光 凡聖交參各努力
魚龍混雜現弛張 毘盧性海深難測 華藏玄門妙非常
眞俗圓融互無礙 他方此界渡慈航

三

光明寺內般若堂 見性明心勝義常 淡飯粗茶微妙味
廢銅壞鐵上乘鋼 邪魔外道盡稱善 餓鬼夜叉齊讚揚
八部天龍共圍繞 應知此是選佛場

七

尸位素餐深慚羞 身涯勞碌半喜憂 生心動念東西散
逐色隨聲南北求 得蜀望隴難厭足 鈎心鬥角戀貪留
那知生命原有限 一到無常萬事休

四

少小離家勤學道 參尋知識裂疑綱 數根肋骨空衣架
千兩膚皮飽飯囊 歲月遷流深追悔 韶光虛度實堪傷
誓修廣大普賢願 塵刹遍周歷十方

八

眞如法界遺諸相 理事一如絕始終 無有相通無亦有
色空不二色非空 一多互攝重重妙 大小圓融處處通
無我無人眞自在 不偏不倚證圓中

九

每支香內輪監香 來往穿梭分二行
前俯後仰失儀常 眼睛張望非禮視
牧得一頭純牛白 天堂地獄更何妨
東倒西斜理不許
鼻孔手摸欠安詳

十

父母未生誰是我 我身非我我今誰
不惑知年妄作爲 受報隨緣先業定
眞能修道斷生死 人我是非誰不離
童眞赤子純良篤
榮華富貴剎那虧

十一

用功日日若無功 意馬心猿馴未從
貓尋鼠兒竟無踪 溪聲盡是西來意
徹悟圓成勝義諦 無來無去無始終
蚊咬鐵牛難下口
山色無非祖師風

十二

五陰非有原不有 四大皆空非不空
迷頭逐影若飄蓬 愛河千浪自沉溺
三界無安大火宅 牽纏幻夢何日窮
認假爲眞忙未息
苦海萬波種業風

十三

時刻常披慚愧衣 柔和忍辱最相宜
苦樂稱譏更何奇 劍斬虛空無痕跡
身身弗悟因緣法 管教輪迴沒了期
利衰毀譽不分辨
刀割河水未分離

十四

修行第一應多聞 徹骨功夫克儉勤
更無自然釋迦文 功深照破五蘊賊
一旦頓超如來地 十方世界覆慈雲
豈有天生彌勒佛
智利退除象魔軍

敬賀李述初兄來章並賀王紀子仁長

「意想中之山水」成功兼謝雅集

趙曾珏

一

著手卓然工 飛雲過太空 奇巒神入化 僊樂耳能聰
澹澹交如水 英英藝自雄 羨君修慧業 心物兩相融

二

慈悲佛化工 色相本來空 絕壁通禪意 圓音滌耳聰
繞樑三日迴 落筆百家雄 雅集郇厨潔 詩思與境融

附錄述初兄原詩

紫玉紅螺造化工 彭公梅幹掃長空 稀年耄耋羣賢集
箏笛和鳴耳識聰 美味郇厨推獨步 畫壇祭酒久稱雄
歡騰四座賓朋樂 久別師門瑞氣融
趙曾珏未息草 七三，聖誕節前

步韻奉和

敏 智

一

妙手必然工 心空境亦空 思構情物化 意靜識神聰
絕後雖非敢 空前當自雄 本來無一相 畫我極圓融

二

心專畫自工 量大包虛空 三絕入神化 六根最耳聰
人生大道理 義正獨英雄 畫到畫無畫 何思尚不融

香港能仁書院對聯

—— 第二期校舍完成徵稿 ——

(一)

敏智

明德親民止至善成己成人勞心勞力集義養生浩然氣
背塵合覺悟真如利他利自難忍難行大悲具足正徧知

(二)

張齡

能作生因，須知萬法由心造，
仁爲己任，欲攬羣倫與我同。

(三)

能者多勞，度盡衆生方作佛，
仁無不愛，培將萬彙悉成材。

(四)

能解能行，目足雙運，
仁心仁術，福慧兩嚴。

(五)

能源爲世所珍豈知馭物由心，萬法之中誰可侶？
仁德如春同廣要識培才在學，百年而後乃觀成。

(六)

海滋聳鬢宮，自春徂秋，且聽學府絃歌去。
天涯識歸路，回光返照，細認娘生面目來。

(七)

應鍾梅

大法無邊瀛海衣冠來萬國
學澤有岸河汾事業祝千秋

(八)

張斌

道仰雪山裏天贊地
仁觀泗水覺世牖民

(九)

余少颿

格物致知眞學問
明心見性卽菩提

(十)

白志忠

承中印道統文化
集歐美學術精華

(十一)

沈九成

佛陀圓音示四諦三科因緣皆空唯希衆生明心見性

慧燈永存傳千古

仲尼申大義顯五常八德廉恥益彰但願諸子格物致知
名教垂久育萬民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十六）

■ 聖 印 ■

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

於是佛以神通妙用，帶了難陀上三十三天遨遊，到善法講堂小坐片刻。遙見離講堂不遠，有一座巍峨的宮殿，內中有如花似玉的天女五百人之多，在那裏面載歌載舞。

難陀心想：「這些天女們爲什麼那樣的快樂呢？」他就問佛，佛要他自己去問天女們。

他懷了好奇心去問其中的天女，天女的回答說：

「我們一共有五百個姊妹，個個都是潔白無瑕的身子，並沒有丈夫，聽說世尊有一個名叫難陀的弟子，現在在如來教團中修行，等他命終後將生到這裏，做我們的天主，這不是使人興奮的消息嗎？所以我們很快樂，耐心的靜等他日後來此。」

難陀心中飄飄然，高興得不假思索就對天女們說：

「妳們不知道嗎？我就是難陀，妳們等待的人呀！哈……：那妳們都是我的夫人呢！」

難陀欲心大張，就往家人中走去。天女們卻對他說：

「別忙！時候還沒有到呢！你一定要梵行修成，方可住在這裏的。」

難陀滿懷喜悅的回到佛陀身邊一五一十的把他的艷遇告訴了佛陀。佛陀就勸他要精勤不懈地修學，以後方能與五百天女爲伴侶。

另一方面，佛又想，讓我用法水來熄滅他心中的欲火吧！接着便以神力帶難陀到地獄裏參觀一番。

地獄中的悲慘形狀，林林總總，真是慘不忍睹。銅床，鐵柱，鑊湯，鐵丸，刀山，劍樹，蛇潭，種種刑具使人不寒而慄。地獄衆生無不哀號痛哭，痛苦無量。這時難陀心懷恐懼，五百天女及孫陀利的影子一時都忘得精光，佛對他說：「這就是阿鼻獄啊！」

！

走到一處，但見有一隻空鑊並無受刑人在其中受苦，難陀不解而問佛，佛卻叫他問獄卒。

獄卒就告訴他：「這隻空鑊嗎？你可知有一位叫難陀的，乃是釋迦佛大弟子，在清淨僧團中修行着。據知他梵行修畢之後，身壞命終托生三十三天，有五百天女伴着，過快樂逍遙的日子千年，不過享盡之後，就要墮到這阿鼻地獄來，這隻空鑊正是爲他而留，也就是他未來的歸所。」

難陀聽後嚇得魂不附體，渾身抖顫，早已六神無主了。他終於覺悟在佛前痛哭說：

「人生短促，天壽也畢竟有盡的時候，所以都不值得寶貴；地獄的痛苦與刑法，是難於忍受的。啊！唯有一心一意求證涅槃的永樂，方爲上計。」

「很好，你能如此醒悟過來，迷途而知返，是難得的，愛欲是罪惡，好好的悔改，不要再犯了。」佛就帶他回到祇園，教習止觀二法。

後來難陀都修正觀妙法，證得羅漢果位，對佛說：「那天女五百，我現在是一個都不想要了。」

佛在大象中也就經常讚歎難陀的淫欲痴念一點也不存在了。

第十七章 明來暗逝

佛言：夫見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獨存。學道見諦，無明即滅，而明常存矣。

釋義：

佛說：所謂「見道」，好比是手上執持燈光進入暗室裏面，

暗室所有黑暗都被照破，剩下來的全然是光明。學無上道，得證真理，無明便立即滅除，而光明的智慧却常存不滅！

這就是要人修般若才能見道，所謂般若智體即是離愛欲而得淨慧；學道的人依教法而修無漏清淨慧，叫做文字般若。依此教法思惟觀察，以持戒禪定心修之，即是由思而修慧。如依信戒，禪定來觀察，叫作觀照般若。到了得到清淨無漏智，親證真如，即叫作實相般若。菩薩得此根本智後，方有上求下化之後得智；在未得根本智前為觀照般若。由本體智得大用智即是得真般若，這便是見道。

是的，黑暗是比喻愚痴，智慧是象徵着光明。佛學是慧學，是照無明黑暗的大明燈，是度生老病死的堅牢船。我們要及早覺悟，一定要設法離開愚痴和生死。

在思想上不可貪愛自私，要離開貪欲；要事事知所忍耐，切不可怨天尤人，這是要離瞋恚；要聞善則喜，聞惡而厭離，不能顛倒，以避愚痴。在見解上要打破身見、邊見、邪見、戒取見、見取見。

比方執五蘊自身為我，不知此是四大五蘊假因緣和合而有，把身外之物若執不放，不明身外之物等同幻境如何能得常住？眾生把假的幻的認為真的實的即是身見；眾生又以為人死後什麼都沒有了，比如燈滅；或者執說人死後還是為人，禽獸畜生類死後仍是禽獸畜生的執斷執常見解，便是邊見；尚有人感到有風、雨、雷、電大自然的神奇變化，必然有一造物主在主宰，而不明白諸法緣起道理是邪見；執取非理的戒條以為是生天受樂之法，還是修學一點沒有益處的苦行等外道法是戒取見；凡是執着前述四見中任何一種或幾種，自己認為那是真理，不明白是迷失了自己的妄見是見取見。

眾生就是因為有了思想，見解上的愚痴，故此感受生死輪迴的苦果了。

頓悟入道要門論說：「知心不動時，不生不動想，知心清淨時，不生清淨想，乃至善惡皆能分別，於中無染，得自在者名為慧。」大乘義章說：「照見名智，解了稱慧。」六祖壇經說：「

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學佛最重要即是力求慧解。佛法裏面有聞、思、修三慧是以聞為先，由聞而後知，知而後行。耳是能聞，法是聽聞，因此要了解佛法，先要用耳根聽聞，傳入內心，成爲一種知識，經過一番考察，然後斷定實行。再說，我們的心思乃是從耳聞、口說、眼觀所引發，佛經上常以心體比做明鏡，要使這面鏡子常明，將物照得清明，就要不斷揩拭，拂去上面的塵埃，這就是磨練的工夫。培養思慧，從眼見、耳聞、口說，心識所有的印象細加推敲，如理思惟，如此發揮智能，自能增長慧解，辨別邪正，知所抉擇，經論上有所謂「五意」：作意、觸、受、想、思，就是心識作用，也就是智慧的磨研。

總之，智慧是心靈的重要德性，如果缺乏它，不但難於了解宇宙人生真理，更將使自己如同一名瞎子，分辨不清眼前的事物及立足點！佛法是佛正覺所證的真理，唯有向此中勤求，方能獲得真實的智慧。具足了真實的智慧，人的精神生命才能得到充實和莊嚴，也始具備了學佛成佛的條件。

第十八章 念等本空

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爾，迷者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差之毫釐，失之須臾。

佛進一步說明念、行、言、修都要超越有無兩邊，不可以有無的凡情之見來湊合解釋。念即是無念，所以要常此無念之念，同樣地要行無行的行，言無言的言，修無修的修。體會了這道理，所接觸的就都是真實相。可是迷執的人是愈走愈遠，不能接近佛的真理。

須知言語相即解脫相。所以這裏說：言語道斷，即是言語之路是不通，佛雖說經四十五年，終有一字不說之言。一切物即是真如性，所以說不是物所能拘執的。凡事一涉到有無，就有霄壤之隔，所以說差之毫釐。一涉及思惟，便成了殘剩多餘之法，所以說失之於呼吸之間。

這一章是告訴我們後得智的重要性，以諸法相為所現，佛菩薩實報莊嚴身及實報莊嚴上，皆後得智上的所現，佛陀起大悲救眾生，也即依此後得智。真諦譯攝大乘論釋說：「如來本識永離一切解脫障及智障。此識成名無分別智，或名無分別後智。若於眾生起利益事一分名俗智。若緣一切無性起一分名真如智。此二合名應身。」

此中法說無念無行無言無修，但無念未嘗無念，無行却未嘗無行，無言而未嘗無言，無修也未嘗無修。後得智中雖無我法執之念；可是有明記不忘的佛智之念，所以說不念而念。此智未嘗念念相續於生滅，但能了知即此生滅是空，即此空亦無離生滅，故稱無念念。

念，五別境中一心法。什麼是五別境呢？那就是：一、欲，二、勝解，三、念，四、定，五、慧。都是別境心所有。就中欲與勝解，都是性通善惡和無記。

說到行無行，要知道佛所說的指有為生滅說，諸行無常就是生滅法義，平時所謂有為，即有為造作行為之法及生滅之法。初地菩薩萬行齊修，一心上求下化，但求趣向佛果，雖然果滿之時，可是利人的行為却是無盡。然而，行是由象緣起的，所以行原是一切本空，並無自性，這就是行無行，無行却又萬行具足，所以又稱無行行。

其次，言無言，佛菩薩化導眾生是用言說為主，名字言說都是為眾生思想而立，為度眾生不能無言，可是言說中並無法實相，但有名言都無實義，這空不就是言無言？不過話說回來，只為破除眾生之妄執，故言語又有它的方便作用，所以稱為無言言。

再次是修無修。修就是修習，也就是初地菩薩所謂修習位。佛果之位根本已無所修可言，但是菩薩雖是通達佛法，却尚未練習成熟，不得不加緊修，我們必須認識是修空無所得，是無得不可思議智。雖然無實法可得，然亦非無象緣所起種種之修習的事，所以稱為無修修。

佛說：會者近爾，是要我們認識諸法實相，清除心中的我執法執，如果能深入聖教之法去觀察，細加體會，而有所得，因而

漸漸了悟，這就是接近了真理。

再說：迷者遠乎，是嘆息眾生心中迷而不覺，不能明白諸法實相，與真理離得很遠。迷者不悟，怎知眾生心本來就是諸法實相啊！

佛法和眾生心並不是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往往一剎那心性即是無礙法性——佛性，凡夫現行無明也即是諸佛不動智光，現行心行亦都是由無礙法界——佛界而起。祇是我們的心性不與我執、法執習氣相應，即念成佛是可期的事，不能澈澈地了達個中道理，迷與悟，得或失，都不過在間髮之差別與極短的剎那當中，實在值得多加警惕。

誠然諸法實相不可以說為一異有無，因為諸法實相是佛陀自覺聖智的境界，那真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而莫可言宣的。可是傳達這諸法實相的語言文字，就是因時因地因機而時時變化著，這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議處。本來，佛說法是因人而施，聽法的人程度也自有不同。馬祖菩薩說：「即心即佛」但也說：「非心非佛。」這無非是顯示般若如大火聚，觸之則燒，撻之則燎。佛法必須自心上去體會，證驗以獲其究竟。

(未完)

夏曆正月朔日，欣逢

彌勒菩薩聖誕，人天歡喜！

藉此敬祝

身心安樂，福智莊嚴！

並願

發揚佛教文化，
建設人間淨土！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同人敬賀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十九）

慧光居士

今普

今普字願海。其先姑蘇人，居廣州，姓朱，父字未央，風流宕逸，工篆刻，普其長子也。質實古樸，言辭簡約而善諷，不見喜愠之色。初求天老人出世，人多易之，迨受具辦道，人皆遜其能。入侍文室，充丹霞化主，諸貴游愛樂其誠，瓢笠徧於嶺外，後歸終雷峯。弟大嚴亦爲僧海幢，兄弟皆精篆刻。

露珠

荷瀉曾疑合浦飛。那知出處示微微。青蓮花裏重逢易。紅雪爐中乍見稀。蘭麝香氛垂素幙。珊瑚枕冷掩層幃。任教玉線穿難就。何況羅珍袖得歸。

梅影

獨坐三更對紙屏。漸移疏影立中庭。驀驚水墨圖皚壁。忽訝寒雲渡遠汀。燈下豈能藏瘦骨。風前誰與辨眞形。因思此夕羅浮夢。月落空林正欲醒。

爲丹霞一象募布

誰憐一象苦寒侵。猶著生衣縮項深。偏袒右肩還立雪。露穿雙肘獨行吟。休言遊手空擎鉢。長望慈雲覆短衾。巖畔向陽如挾纊。况施千丈被遙岑。

今足

今足字一麟，肇慶府高要人，陸姓，有聲鬻序，平生喜布施，信因果。其母尤虔奉三寶，盡損金貲，莊嚴鼎湖三世佛相，飯僧施糲，迨無虛日。足棄諸生出世雷峯，丁巳受具，次日即奉命棲賢，遂腰包度嶺行，持一鉢於戎馬倥傯之際，不避嶺巖，皆能化導

強暴。走吳越秦晉，所過大刹，無不徧參，諸方大老率以重職推轂，皆遜辭不受，惓惓以棲賢建立爲念。丁丑募緣返粵。歸省墓田。偶病而終。子爲諸生。女度爲尼。

擬禮五臺途中阻雪宿郵亭菴

象王宮起太行西。突兀當空雪不迷。十里香花趨磴道。一肩雲水宿招提。寒燈共聚南詢客。土堞遙聽北戍鷄。無限廢興塵刹事。明朝思問老闍黎。

奉和靜成牡丹

天與芬芳色奪妍。含風和露靜娟娟。無言自吐馨香意。微笑誰知婀娜傳。不入御園催麗句。獨臨精舍映枯禪。高枝若使能移接。繞座繁英出檻前。

柳溪訪角子大師

深隱何當混鹿羣。一灣流水一鬢雲。溪邊菜葉誰曾見。屋後瓜畦半自耘。雨過疏林無虎跡。春回空谷有蘭芬。休將道眼輕塵劫。行見燈王座欲分。

今樹

過遠公西郊新蘭若

愛君居近粵城邊。築得方池好種蓮。晝捲竹簾圖遠嶽。時翻貝葉對平田。風香芬馥花容冶。天氣清和雀舌圓。自愧出門無可詣。惟於此地獨流連。

古雲

古雲字雲菴，增城舉人周湛子，棄諸生從阿字出家。時金給事堡亦著僧衣，在海幢，古雲因請堡以甘泉心性之學及白沙靜定端倪

之旨，堡曰我亦從此來。良久再問，堡即起去。古雲沈吟曰此老所學飽飫，豈欺我哉。遂焚書籍筆硯，一意修靜，潛行密證，長養聖胎，益信陳湛所傳爲不虛云。後繼阿字主海幢；年八十入寂。

讀蘭湖詩集奉贈心公

昨夢蒼龍吟巨壑。萬里電颯常噴薄。一幅丹青幻杳冥。攪動波濤紛灑落。又見丈夫秀而雄。手按星文發新鏢。幾回聽罷曉鐘聲。忽報人來湖上約。五色雲章寫素心。閉函已訝齊盧駱。心公慶喜是前身。慧業文思恣磅礴。性空潭裏朗蟾蜍。人望雲間鳴鶯鶩。披襟永日楚臺風。渙然賓主忘酬酢。篋中鴻寶許誰看。被我驚起蒼龍蟠。丈夫之劍亦躍出。方見夢時心膽寒。滴滴含珠顆。片片成琅玕。初如霄廓笙響亮。漸似日輝錦簇攢。亦類冲天鷗掠兔。金睛狹爪突林巒。建安標格大歷骨。今昔權衡安可忽。古詩魏晉近唐人。欲得驪珠先探窟。青細讀盡幾經春。蘭湖光怪終難汨。孫公瀟灑墨兵年。陸氏淹通書廚日。琢句鍊局如有神。卓然作者自超羣。更聞畫做顧虎頭。復說字窺王右軍。歸來不覺三歎息。書破濤箋快絕倫。

次答心公見貽時寓六榕鍊公南堂

偶倦水雲興。因棲寶塔傍。隔城同好月。靜室猶焚香。雨足芳菲候。鶯啼歲月忘。勞師寄高詠。流徵滿南堂。

同樗木敏言諸子集法性寺

南離值炎天。冠蓋紛奔馳。人物繁且美。荔支五日垂。冰盤列珊瑚。玳筵錯珠璣。射覆引興長。賦詩盡朵頤。而我茲蒨倫。迢迢赴幽期。郊西萬頃林。蓮花紛四陲。白藕連稻田。紅菱雜荇絲。其中法性院。招邀有遠師。坐我崖籐簾。滑凍忘暑疲。言茲荔最佳。不賞欲何爲。登樓騁遠矚。雲山抱釣磯。蒼蒼古木森。徐徐來清颺。遲爾南堂子。共和靈洲詩。

羅浮詩

高高萬仞濕衣寒。天外孤筇不怕難。絕壁眼空低盡放。平崖

魂倦繞初安。啼殘山鳥人偏老。摘得琪花與自寬。且把雲菴籠日影。好聲吟與葛洪看。

藥生樵徑不知名。石澗潺潺盡日聽。萬壑繞衣沾老桂。二樓閃眼小重溟。雲中古觀珠花樹。松下香臺貝葉經。猿聽鶴歸無限意。人間誰是夢初醒。

陳顥菴先生讀雲菴詩絕句：澹歸默示最沉吟。破筆焚書剩一心。從此來時從此去。芳菲歲月不虛尋。南堂流徵偶然興。人物蘭湖總覺忙。驚動蒼龍歸歎息。濤箋書破起寒芒。

古裝

古裝字願來，小字拾影，號影堂，新會古岡人，族姓湯。吳兵入粵，湯氏遇害者三十餘口，古裝方在襁褓，婢負逃出，置草坡上，僧唯一偶見其影，拾養之，名拾影。四歲能賦白蓮詩，長參角子禪師。初角子夢唐僧陳玄奘入室，明日古裝來，參語甚合，付衣鉢改名古裝應夢也。著有虛堂詩集，蠹餘集。

檢亡友哉明浩然昔與予登岳陽樓詩感賦

憶昔少年時。性好遊山澤。携我二三友。岳陽眺秋色。森森洞庭湖。萬里正空碧。長風動地來。波濤撼不息。日月在其腹。吞吐從所適。各自賦新詩。縱橫展笑劇。意氣無宇宙。安知吳楚圻。茫茫三十載。往事如陳迹。開篋見君詩。忍淚一拂拭。死去則已矣。生者情何極。有奇誰共探。有義誰與析。黯慘獨無言。蟲聲吼虛壁。

奉和遠公移錫是岸精舍

崢嶸高閣截雲根。地湧浮丘勢更尊。五嶺河山天外落。三城人物鏡中翻。登臨易得同佳節。作賦難逢是故園。老我歸來秋又晚。不堪重自論風幡。

庚寅元日承心公見過以詩枉示賦此奉答

城頭曙色動芳辰。城下衣冠拜慶頻。有客獨尋芳草徑。是誰高臥故園林。道從寂寞身方貴。詩到尋常律乃神。日化月遷都未了。與君終擬作閒人。

山行

出門無定所。一路喬松陰。流水道人意。青山太古心。偶然乘興往。不覺入雲深。獨坐發長嘯。蕭蕭風滿林。

陳顥菴先生讀願來詩絕句云。身世淒涼付劫灰。有緣拾影出塵埃。詩僧卓犖人間世。何必玄師再世來。新詩意氣挾空青。山抱匡廬水洞庭。人道釀花成蜜手。(凌揚藻謂願來神明於襄陽杜陵得意之句，遂成偉觀釀花蜜手也)須知王孟在神明。

古汝

古汝字似石，瓊山人，十歲衣緇，己亥登具。隨禪師杖履特久，超悟拔萃，蓋海外奇珍也。

紫玉臺

洪崖百尺仰晴峯。映日含煙出半空。愛景獨尋臺上路。探奇那避石頭風。青山特矗浮雲外。江水平連遠樹中。古寺疏鐘催暮色。寂寥楓葉染天紅。

古住

古住字正十，湖廣黃梅人，行腳至棲賢，參石鑑禪師，留侍二六年，時中勤參懇證，會禪師分座怡山，與枯吟龍公內外調護，叢席再振。洎石公退歸匡嶽，翩然相從，辛亥奉石公返廣州，居雷峯未幾，以行乞參詢往來各山，後傷師資迅逝，機緣未契，悒悒成病，返匡廬住靜，溘然奄化。

從石鑑和尚初至長慶賦呈
棲賢谷裏一株松。移向西禪植暮冬。風雪當門宜密護，水雲深處記行踪。掃開苔鎖林間室。盡露煙橫海上峯。二十年前尋底事。側聽霜應鼓山鐘。

九鯉湖

廟筵長日薦江籬。湖上相逢說夢痴。一枕落花驚睡蝶。滿庭春雨送龍黿。紅塵已厭身如幻。綉被猶尋覺後移。樂令清言曾憶否。何勞仙老解人知。

古邈

古邈字覺大，番禺羅氏子，童年因從父作蔭株公得禮雷峯為驅烏長。居頃之，出海幢，求阿字大師剃染受具。天老人還雷峯，入侍丈室。洎再返棲賢，相從高隱。後奉命之福州，長慶。掃除叢席，候老人式臨。暫充典客，與閩中諸名士往來倡和為法喜之會，竟以病入涅，大為緇素所惜。邈幼未經師授，而矢口成文，皆有精義，雖耆宿有所未逮。研苦參究，駸駸脫穎，年之不永，良可軫也。有閩中吟草一卷。

早春臥病鄜葉菴園書寄山中道侶

自從違舊侶。池館少相尋。抱疾兼為客。祛愁強獨吟。乳禽啼舌變。寒柳發春陰。久負閒宵集。草堂清夜深。

白雲景泰寺

入盡翠微路。松門面面開。自無塵跡到。空見白雲來。勝概知何代。登臨未欲回。風泉如有意。曲曲下巖隈。

遊羅浮回宿憩院

中宵獨不寐。萬象總蕭然。隔水來寒磬。西峯落夜泉。月高霜氣重。風急雁聲偏。明日羅浮路。回看何處邊。

掃花

濃濃開更落。寂寂復相親。猶自憐殘蕊。那堪踏作塵。拂來春帶恨。飛去蝶傷神。問砌幾回掃。東風最惱人。

留別高雲客

欲理還山楫。秋風葉正飄。長憐談劇省。又作別離遙。帆影分烏石。湖光到紫霄。幾時尋舊約。攜手薊雲橋。

海雲山樓春霽

海天不盡高樓接。風物依依入望寬。新柳拂橋搖綠水。野雲歸戶失朱欄。杜鵑聲裏終何恨。蝴蝶枝頭也解歡。珍重春光澄霽好。幾人乘興共盤桓。

送允執上人歸揚州

歷歷秋山滿眼青。維揚千里羨孤征。野行覓句隨流水。旅宿安禪對月明。驛路菊黃霜漸冷。長江楓落雁初橫。廬峯舊有

他年約。莫使橋西遂隱名。
暮秋寄光半師

搖落平林一逕虛。鹿麋相伴獨吟徐。清冷遠水歸寒澗。蒼翠羣峯入小廬。地僻經秋人跡絕。天寒昨夜雁聲初。疏籬開盡重陽菊。不見支公半載餘。

奉和老和尚梅影

瘦骨橫斜夕照中。依林傍砌意何窮。漫將幻質憐冰雪。卻厭繁華惹蝶蜂。遲月入樓香尚遠。倚風臨水色全空。當時不與羣芳競。顧影寧辭雨露同。

一自孤山多逸興。何如此夕最堪思。板橋霜滑花開後。茅屋燈殘月上時。獨放狂歌憐好景。誰將幽夢破空枝。寒巖雪夜須珍重。雲外孤蹤未易期。

過中宿峽

百尺嵯峨兩岸齊。舟人報道是清溪。風高煙盡帆檣出。日午峯迴峽影低。林映佛燈疏磬度。崖懸春樹野猿啼。綠波青草深深棹。恰似桃花客路迷。

姑蘇懷古

山圍長廓水臨門。想見當時勝事繁。草木枯榮歸曉露。市朝遷變問高原。幾年已泄夫差恨。終古難招伍相魂。顧我閒遊雲水伴。短筇何事立黃昏。

還山留別曾常仲

跡同孤鶴亦言歸。多半生涯在翠微。便趁秋風携篋笠。遙尋落葉到山扉。榕城衰草客心怯。劍浦寒流帆影稀。更有前頭懷抱在。月明清夜憶玄暉。

已未除夕

草草年過三十餘。今宵又是一年除。浮沉底事堪誰論。落莫閒情亦自如。城漏倚風催短臘。山光隨雪到寒廬。頻添檣柁擁爐坐。不覺鐘聲報曉初。

春日客恰山東高雲客陳子盤

久客誰當問此心。日長搔首獨成吟。林邊雨過煙光淡。殿角霜餘柏影深。孤鶴不妨憐淺草。野雲何必戀高岑。西郊近已

無戎馬。宗許乘春或可尋。

九日寄陳子盤兼呈社中諸公

原草離離帶曉霜。雁聲初度海天長。孤籬每獨登高頂。令節何人到上方。松葉有風堪自愛。菊花無酒也須嘗。龍山絕倒東籬劇。肯信林巒幽趣強。

詠

菊

仄徑荒林寄一枝。幾回榮落負東籬。碧天雁過情何限。紅葉霜深意自奇。帶月似懷高士恨。倚風仍惜白雲期。蕭蕭向晚憐清影。靜夜幽香欲待誰。

滿抱冰心獨不知。寒窗疏雨好相期。既同荒草栖籬落。寧忘深雲戀石墀。孤影鬥霜凡幾度。叢英浥露亦多時。天邊已自成三逕。豈必長歌歸去辭。

(未完)

新茁楊枝遍大千

好嘗甘露趁春先

同圓福慧雙修願

歡樂一年勝一年

甲寅歲首獻詩恭賀

佛光注照
新年如意

妙法精舍住持金山

妙法寺住持洗塵敬祝

內明書院院長鄧潤棠

附啓：本寺、舍新歲建壇禮拜。萬佛寶懺已歷有年。仍當循例舉行。

妙法寺自元旦淨壇起香至十四日完懺。十五晨九時齋天。

妙法精舍自元旦淨壇起香至二十一日完懺。是晨九時齋供三寶。諸天是夕。

設放吉祥普濟瑜伽餞口壇期之內。每日正午敬治蔬齋供。佛及衆以上功德。迴向世界和平。

佛法興通羣倫樂利。護法善信福慧雙增。屆時。

希蒞臨拈香修懺。同結法緣。無任企幸。

懷

師

記

胡信田

天空飄着白雲，地上吹着微風，人群熙來攘往，各奔前程。這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吾師洗公上人與我在台北松山機場相別的景象！在眾位高僧大德，弟子信徒的祝福聲中，於日下午四時半，登上了去香港的飛機。

談話投機，志同道合，以出世身作入世觀，這是彼此建立認識、道義、人生的根本所在。光陰如矢，九個多月的不見，益增加我對老師的想念！師之偉大處，愚頑如我者，盡腹中之言，斷手中之筆，亦難述其百一。感受所及，以蠡測海，以慷慨大度，主動拜訪，堅守立場述之，作為對師的感懷。

一、慷慨大度

洗公要是不出家，該被譽為「美男子」，眉清目秀，膚白而潤，笑口常開。與人一爽快的印象。要是他想談一個問題，總是先聽別人的意見，然後衡量得失，說出自己的看法，彼此商量決定。「信人不疑」，這是他創業的原則動力，有拂意處，坦白說出，或容忍觀變，絕不輕下武斷，與人難堪！

說到募款建校，大家都說：「洗塵大法師福報最大。」白白要人把錢從口袋拿出來，耶穌說比駱駝過針孔還難。不過，洗公說過「寧就斷手，不取非財」的古訓。信田聞之，肅然生敬。公過午不食，法務未曾停止。某日二人在臨濟寺樓上談心，開示說：

「你年輕，佛門事，多讚揚，少批評；與人處，要尊敬，慈悲，卑下。」

洗公又說：

「華嚴偈云：

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
如人設美膳，自餓而不食。

佛法不是文學、詩歌、藝術，祂是修養的實踐文字。你想（以手直指我心）：你口說某地鬧旱災，寫文章要大家發揮同胞愛，無巧不成書，正好你鄰居房子倒了！向你求救簷下避難，你都不肯。這樣以來你的學問便成口頭禪了！不是佛教徒猶可，若是，人家知道你口說而心不行，能文而功不見，多聞何益？

一個佛教徒，主要的以身作則，象善奉行。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此聖人之道也，佛祖之理也，切記！這些話，文理聲勢，達於極致，若能順序漸進，雖不能中，亦不遠矣。良師的開導，益友的督責，生命與生活，當有兼全的發展。一貧如洗，窮無立錐，孤獨深思如我，人到了這一步，如同風中燭、火中珠、水中油，時刻都在飄流、破壞、襲滅之中。昔蘇秦在貧、窮、孤獨之際，妻不為飯，嫂不為禮；朱賣臣在貧、窮、孤獨之際，妻子他去，四壁蕭然；佛祖在貧、窮、孤獨之際，骨瘦如柴，人不敢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皇天不負苦心人！蘇秦成功，妻嫂郊迎；賣臣得志，妻跪馬前；佛祖得道，鬼服神欽。信田在校十年，平平凡凡，離家遠遊，二十又七載自修，志不得逞，學不見用，心如刀絞，身如火燒，始終以之，自信功不唐捐。定有水至渠成之日。

洗公人中之龍也，當年初至香江，疾病幾死，因缺食少飲，加上風雨的摧殘，頭髮脫落，後經信徒勸告，移地治療，體力精神，始得轉機！又加上同道的妒忌、抑制，二十年不得抬頭。然師不怨不尤，一面開拓法務以立己；一面開拓書院以樹人。德不

孤，必有鄰，有志者，事竟成。一所在中華民國立案的大學，就在一位中國學僧的熱心下誕生了！這是空前的，是中國人的光榮，佛教界的大事。每思及此，慚愧無已！師，慷慨有大度，交人以道義，用人如大將之取材，只求實質，不求形勢。如「內明」月刊，上人自任督印人，敏老任社長，金公為發行人，已作到僧人一家親的地步。羊羔雖美，象口難調，妙法寺、內明書院、香港僧伽聯合會，我相信絕不能像刀裁的一般齊，像模鑄的一般大，像機器一般行動。那麼，能仁書院校務蒸蒸日上，人才常常輩出何也？設身處地，異地而想，此作人之道也；舉一反三，聞一知十，此做事之理也。聞古聖人之訓如是，今見上人之行如是。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是以吾之追懷往聖，而以敬愛吾師。吾師出家人也，仁德廣被，辦能仁書院，其智化育群生，不論識與不識，一聞「洗塵大法師」，大家就想起香港佛教和能仁書院，星羅棋佈，在東南亞的佛教青年，及日、韓、英等友邦的學人，有到洗公門下拜師求法、剃度出家、教書供職有之。公之仁風德量，廣及衆生，智能能斷，樹立榜樣。是佛教界的龍頭，苦海中的慈舟！每懷及此，感愧交集！

二、主動拜訪

人者天地之心也，心者萬物之理也。吾師有鑒及此，未立書院，先結人緣。香港上至總督要員，下至販夫走卒，拜訪無遺。故人樂為之助，願為之用。固執如愚者，老守學術一途，二十年如一日。雖未餓死，一度失業，流浪台灣，南北奔馳，衣僅蔽體，水足果腹。斯時也，舉目無親，書筆相依，聊以解懷！離家二十七年中，兩度斷炊！然讀書修道，養成堅定不移的人格思想，從名師、住荒山、專著述，此我之三願，未曾稍移。盡管別人諷刺、打擊、懷疑，我始終抱定一個主義：不寫應文、不拍馬屁、不染惡習。

人以志合，一九七二年春，內明由香港來函索文，以內明性質力主綜合，有出力執筆之機會，蒙邀至香港能仁書院讀書深造

，親近洗公上人，發揮個人專長之歲月在望。

洗公來台，在臨濟寺的機會較多，到寺參拜的人不少，但多數在外！主動拜訪或解決有關「能仁」書院諸問題及了解台灣僧伽情況。故能仁成長之快，人材獲得之多，實由於公有先屈人的修養與勇於任事的精神所致。大海之不棄魚蝦，太山之不擇土壤，故所以為大。我見歪頭邪眼之人，生活不檢之徒，不但防之，來必拒之。一者由於我的天性，二者由於工作使然。

因為工作靠智慧與價值等，與科學技術，民主政治，親疏遠近毫無關係。科學只能使人向前進，而不能使人反省，這也是我貧、窮、孤獨的因素。洗公行菩薩道，隨緣說法，衆生平等，渡出苦海，指示迷津。洗公像一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三、堅守立場

能堅守立場的人，一定有種內在的、自動的、強烈的宗教信仰與修持，以及艱苦卓絕的人生歷練。然後認識自己，堅定不移，操之在我——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堅守立場」。也唯有如此，才能有所成就，不自欺哄。恆見有些人，不學無術，不修道、不行善，單憑一點經驗及一座寺廟，見人大吹法螺，人家不聽，就說人傲慢。這是有欠公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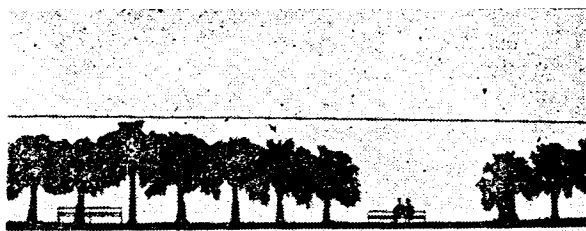
洗公一再的指示我，說：

「汝能皈依佛寶以為師，皈依法寶以為藥，皈依僧寶以為友，更要不殺生、不妄語、不非時食。能如此，你的信仰才有止處，研究才有範圍，實行才是正法。」

聞上人法要，我才明白一位居士想學佛法，必由高僧大德引導前進。如登山焉，自卑而高，自淺而深，峯迴路轉，始抵終站。

上人去國九月，無日不在念中，遙望雲山海水，不覺神馳！上人勞苦，當及早刀斬俗務，投奔師門，灑掃學習，從根做起，以愛吾師。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三十日於台北「愛我居」



佛教能仁書院詩課

請看誰健者，努力畢全程。

梅花

歡樂應須與眾同，天心都在此花中，
笑予化作身千億，勝似當年陸放翁。

九日

携手登樓去，開尊蟹正肥，
暢談肝膽見，知己古來稀。

除夕

殘臘今宵盡，桃花正滿枝，
陽春回大地，歡樂賀新禧。

春遊

我愛三春好，郊遊足散襟；
山花爭吐艷，鳥語最開心。

夏日山居

嶺上看雲起，林間聽鳥啼，
草堂書一卷，讀到夕陽西。

梅花

夜半寒霜有夢知，斜欹綉枕思迷離，
隆冬靜寂無車馬，獨伴梅花兩三枝。

除夕

香燭酬神佛，千災百殄銷，
聚吃團年飯，趣事笑相聊，
飲罷屠蘇酒，快樂更逍遙，
分得壓歲錢，容易又春朝。

公園漫步

相携花圃賞花朝，倚翠偎紅淑景韶，
一路經行相笑語，長歌互答樂逍遙。

春遊

獨立空林靜，花飄隔岸來，
孤帆江上渡，日落詠歌回。

海浴

野曠風低樹，雲青可見天，
泳游深復淺，更賞晚霞妍。

春遊

陌上逢知己，逍遙共踏莎，
春風頻轉翠，倚樹聽漁歌。

公園漫步

獨立空林戀早晨，風枝露草又重茵，
新人絕代花簪髮，如許風神孰比倫。

夏日山居

幽居塵不染，自愛聽松風，
暫處雲山裏，逍遙萬念空。

大會堂觀花展

公堂園卉展，萬態弄姿容，
動象如相醉，餘香滿袖濃。

春遊

春郊處處百花香，趁得輕車攬象芳，
此際盡拋塵俗事，青山共度好時光。

大會堂觀花展

佳日公堂去，名花燦爛開，
爭妍鬪艷麗，名種遠方來。

春遊

靜聽枝頭鳥語勻，香江三月百花新，
湖中鸚鵡相追逐，獨有遊人暗惜春。

公益金百萬行

早起迎朝日，萬人齊起程，
赴赴健兒輩，樂善本熱情，
八十高齡婦，扶杖慢步行，
慈悲人本性，眾志可成城。

除夕

家家戶戶迎新歲，張貼暉春喜萬千，
聚首共吃團年飯，春風得意待明年。

梅

窗外一枝梅，橫斜風雨後，
誰堪共歲寒，獨與松竹友。

公益金百萬行

為籌金百萬，赴赴市中行，
歡欣陌路上，老幼同出征，
濟貧原至樂，發願終觀成，

魏展鵬

岑玉燕

吳明慧

蒙琨

鄧偉真

凌錦明

楊永章

葉福瓊

我對佛教之認識

顏佩蘭

光陰在再，日月似流，自出生至今，轉眼之間已有二十多載。仰觀宇宙之茫茫，俯視世界之泛泛，人生好像空中之游絲，蹤跡無定；又似水裡之浮萍，東西飄搖。在這短暫而又迷惑的旅途上，雖有家財萬貫，豐衣足食，高樓大廈，豪華汽車，極盡人生的享受，可是，不幸之災禍臨頭又如何？所謂：『好花不常開，美景不常在』，『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世無常，有生必有死，有會必有散，甚至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淪為乞丐，如此之際，便會覺得人生之痛苦難堪，度日如年。所以人生於世間上，既崎嶇而又坎坷，向前瞻望如霧中之朦朧，往後回顧似烟裡之杳杳；生從何來，死往何去，斯乃千古難測之謎，惟有尋覓佛教真理，始能指導我們的迷津，開拓愚昧的心靈，達至康莊平坦之大道，獲得光輝燦爛之境界。

於今，我有機緣沾受法雨灌溉，甘露滋潤，深知萬法不出一心，宇宙之森羅萬象，事事物物，形形色色，皆由根、塵、識等三所集合分別而來。但是，若論「心」之種類繁多，不勝枚舉，設使用歸納法言之，惟有一「真心」及「妄心」兩種。出三界，了生死，證菩提，入涅槃，就是它——心；貪名聞、造惡業、永輪迴、受生死、還是它——心。

所謂「妄心」者，是六根緣六塵，揚起無明之波浪，蓋覆佛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貪執七情六欲，名權利鎖，不知回頭，於是墮落三界六道火宅之中，受盡生死流轉之痛苦，彼死此生，彼死此生，出沒萬端，求出無期。因一切境界，本不自生，惟有無明心動，才生起三細六粗，所以若妄心休歇，則境界自然消滅；若離開分別，外緣就不能存在。內既無念，外亦無境，此時所存者，是一片白雲，空空洞洞，清清淨淨，如此之境界，叫做真如本性。

所謂「真心」者，是橫遍十方，豎窮三際，恢廓廣蕩，寂滅靈明。此之無念真心，是眾生從本以來，就有俱足，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偉大的佛陀，於菩提樹下，夜觀明星，證悟宇宙真諦，他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除妄想，則無師智、自然智、皆得現前。』所以無念真心，是如如不動，不生不滅，仰觀不見其首，俯察不見其足；亙古今而不變，歷萬世而常新，則是成佛作

祖之工器。

如果真正對佛法有徹底認識之人，不管環境之優劣，人我之是非，或感情輕重，名聞利養等，皆視為水月鏡花，虛幻不實。惟有安貧樂道，淡泊明志，少欲知足。在遺教經告訴我們：『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斯乃是心淨國土淨之境界。有些宗教，不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直向外追求，棄本逐末，背覺合塵，謬認宇宙間的事物，吉凶禍福，生死榮枯，是萬能主——上帝，所主宰支配，信仰他者才能得救，反對他者就會墮落，並無絲毫抗辯餘地，此乃多麼不平等之理論！當知佛教之真理，最高超殊勝，最平等普遍，任何人都可成佛作祖，惟有順之道理去奉持，實踐『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正則，就能踏到解脫寂靜之目標。個人對佛教生起信仰，自能逍遙愉快；一家能實踐佛法，就會安樂富裕；乃至全世界人類能夠深信皈依佛法，自然光天化日，太平寧靜，一團和氣。

佛教的理論，認為宇宙的成立，人類的存在，不是神所創造；萬物的變異，滄海桑田，也非上帝支配，唯是假托象緣和合而起，這種由無至有之萌芽，從生到死之推演，若論其因，多為緣起；若論其果，名為緣生。因此之故，佛教最高原理，把宇宙間之包羅萬象，從有情乃至無情之生滅，叫做萬法因緣生，當體皆空。宇宙萬有，既是藉着象緣所生法，終於是免不了變化敗壞，所以自精神之現象，到物質之真相，都在運動流轉，生滅遷移，剎那不停。

是故佛法能從心理上建設自己，改造自己，使煩惱為菩提，化娑婆成淨土。我們八識田中，若受佛法薰陶，定會改變氣質，淨化身心。因此佛法是苦海中之慈航，火熱中之甘霖，能教導我們棄邪歸正，斷惡修善的指南針！是救己救人，救國家社會，萬類有情，達到大同世界之指針。

現在我能進入佛法大門，朝夕皆沐浴於法海之中，感到無限的榮幸，盼望畢業後，把法雨甘露，普灑民間每一角落，使芸芸眾生同沾法雨，共得清涼。慈航大師云：『以師志為己志，以佛心為己心』。我絕對向古聖先賢看齊，學之所學，行之所行，實踐『弘法在家務，利生為事業』之悲心宏願，方不愧我生為今代之佛教青年。



渡輪有感

文桂明

人所以異於其他禽獸者，惟智慧與心靈。其實宇宙中絕無一條規律顯示人有權統治弱於其本身的一切生物。在達爾文進化論中提出世界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人類既然有一副優異於其他生物的腦子，基於生存的緣故，因而用智慧去征服其他生物以供其用度，故此，人類在歷史上一直扮演着膽子手的角色，極盡其殺戮之能事。

下班後乘中環至深水埗的三等渡輪上課，船上搭客異常擁擠，一個挑了滿担鷓鴣的婦人在作公開的兜售，看她左右兩手各握四至五隻鷓鴣的頸項，用力的上下揮動務求縮短它們的氣絕時間，因購買的顧客相當多。鷓鴣紛紛作垂死的掙扎，牠們痛苦的亂拍翅膀，弄得羽毛滿天飛舞，船上亦染上了飛濺開的鮮血。這時圍觀的人群熱鬧起來了，他（她）們面上的表現各異，有些在讚嘆該婦人的手法乾脆俐落，有些在發出喜悅的笑聲，有些更幫助她捕捉若干只待握殺，小孩子們有些在怪叫，有些則繞着人群團團的轉動，有些在追逐亂飛的羽毛……一張張不同表情的面孔，在極度混亂的情況下，與瑟縮在籠中待宰的弱小無告的動物形成十分強烈的對比，充份暴露出人性殘酷的一面。

接着那婦人用熟練的手法快速的替已氣絕的鷓鴣作「即席」的拔毛，遇着一些還奄奄一息的亦一視同仁的拔，鷓鴣當然吱吱的慘叫，那婦人絕無半點同情心，繼續狠狠的追殺苟延殘喘者。

在此種環境下我除了太息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事後回想那婦人的暴戾舉動是可憐愍者，因她為生計着想，但人類的殺生為供其享用是否必要呢？又是否任由牠們棄置不食而浪費糧食呢？人類能否素食呢？這真是一些大而值得考慮的問題。然而，我突然想起佛祖釋迦牟尼無緣慈同體悲的教訓。

「華山傳戒儀軌」預約簡介

「華山傳戒儀軌」者，為傳戒引禮師專用之書，有此一部在手，戒堂禮儀，無不通曉。過去台灣傳戒，大都以「傳戒正範」為教禮依據，掛一漏萬，意料中事，不無遺憾！華山為中國弘傳戒法最大道場，規矩禮儀精嚴，早為海內外所稱頌。但此禮儀文獻，向不外傳，除住華山者，根本無法看到；不過仍須以三年時間手抄，因為並無印刷流通，今得華山手抄孤本，視為至寶，為戒法弘傳方便，特為翻印，普遍流通，有志弘傳戒法者，固應訂購研究，出家象中，受戒或未受戒者，都應人手一部。你可從此儀軌中，了知做一個出家人最起碼的條件及出家人的生活和規矩禮儀。本儀軌計有九本，為傳戒廣儀，居家戒儀，雜集垂語，初壇戒範，二壇戒範，三壇戒範，初壇演儀，二壇演儀，三壇演儀。線裝三巨冊，實用方便，古色古香，用上等紙精印，典雅莊嚴。現將預約方式，分別於后：

一、實價每部新台幣四百元，海外港幣七十元。（包括郵費在內）海外均以港幣計算。

二、預約每部新台幣三百元，海外港幣五十元。

三、預約三十部者，以預約價八折優待。五十部者七折優待。

四、預約自今日起，至六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截止。六十三年元月底出書。

五、預約處：

一、國內：蓮航法師，台北中和南勢角景新街一五〇巷六五號南山放生寺。

電話：九式二二三三。

郵局劃撥儲金帳號：一〇七一三。

二、國外：倫參法師，香港荃灣芙蓉山觀音岩。

電話：NT四〇六二四七號，

六、郵局匯款，或親交書款均可。

我再考到第一名

蕭慕迦

——面臨選讀中學的難題——

在上個學期，我考到第一名時，剛好在佛誕前夕揭曉，感到特別高興，寫了一篇習作，題目是「佛誕最好的獻禮」，經過家長修正，投登佛教雜誌。光陰真快，轉眼就是年考了，也就是我高小英文六號班的畢業大考——叫做「小學離校考試」，決定昇入中學關頭，比前次期考更加來得重要。因此，有必要把這期成績再寫出來，以繼上期續稿，算是澈頭澈尾，有始有終。

我知道，有好多同學們，平時都有請人補習，到了五六號班的學生，大概一個人每月費用要四五十元，長年累月計起來，是一筆大開銷。面臨這畢業離校大考前，就有更多同學要找人補習了。媽媽也提議請人補習，我不要，我自己讀得來，何苦多花冤枉錢呢？於是，爸爸爲我和弟妹們規定，每天放學回家，圍坐在后廳子上溫習兩個鐘點功課。若逢假日，每人各抄寫及默寫中英文一遍，中文交爸爸，英文交媽媽，可得賞金一角。寫得好的，有一毛半，偷懶不交卷的，罰打二十籐條；學校作業一百分的，或貼上「星」的，都以一角計算。這樣恩威并用，折攝兼施，我們不能不服。

在這次大考中，總分數是六百分，分爲四科：1. 英文佔二百分，2. 母語佔二百分，3. 科學佔一百分，4. 數學佔一百分。所謂「母語」，也叫第二語文，華人以華文（中國國語）爲本身母語，馬來人是巫文，印度人是淡米爾文。根據星加坡最近頒佈教育法令，著重兩種語文政策，任何源流學校，也就是不論那一個種族學生，都得掌握兩種語文。所以第一語文的英語（English）與第二語文的母語（Ind Language）的分數，等量齊觀。不過這其中巫人要佔些便宜，因爲馬來文法淺，三五年可讀完。這一來，華印人要考在巫人前頭，可真不容易。

不過我這次還是再考到第一名，總成績得五

百三十四分，近總分數百分之九十巴仙；而那位馬來同學惹末（Rahmat）又僅僅以一分之差，屈居第二。好在，我的華文一科，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站在最前頭，向來是九十分以上，從沒在九十分之下；這次在兩百分中拿到一百九十二分，也是遙遙領先。而馬來同學「惹末」（Rahmat）的巫文，竟拿到一百九十四分。再看考第三名的華族同學馬耀明，總分數得四百九十一分，華文僅得一百五十六分，上學期第三名這次考第四名的王建中，總分數四百八十二分，華文僅得一百五十二分。還有考到第十一名的董偉烈同學，總分數四百四十四分，華文才一百二十六分，乃至考第二十一名的馮志照，華文得八十二分，不及格。反觀考在後面二十九名的巫籍同學阿敏（Anin），總成績三百七十分，巫文竟得到一百八十四分，他的科學和數學兩科各得四十分，都是紅字不及格，又如考第三十二名的巫籍同學咤魯熙（Zanusi），巫文也能拿到一百七十二分。總的說來，在第二語文中，華族同學的華文，超過半數不及格；巫籍同學的巫文不但全部及格，同時大多數人都在一百五十六分以上。從這些數字看，華巫文的難易，是個鮮明對照，政府扶助少數民族巫人教育發展，也有明文在案，煞費苦心。

這其中，只有考第二名的惹末（Rahmat）同學，不是全靠巫文分數。他是以前四年，四屆的第一名，各科的成績都很好，這次他的巫文與英文文法畧高過我，我的科學，數學和英文作文稍勝過他，我們在這一年的分數是此起彼落，競爭得非常激烈，級任老師也說我們 good fight（鬥得好精彩），他是我最大的勁敵，我是他的唯一的剋星，我們兩人的分數，把第三四名拋得遠遠。有位跟我最好的馬來巫籍同學（Salarn）沙覽，他考得第五名，住在馬來甘榜，叫我小心

，他說「提防惹末可能用『槓頭』對你不利，原因是：馬來人有一種『飛槓』（邪術），用黑線綁在自己身上別人看不到的部位，念動咒，就能給別人中『槓』變成獸子。我說：「我不怕，我相信佛，我時常都拜佛，我胸前有掛佛牌，佛一定會保佑我」。何況惹末同學也不是這種人，我大可以放心。我相信馬來同學不會那麼做。

完成小學階段，下一步當踏入中學校門，教育部做得很週到，事前印發名單，將各中學校劃分爲兩類，指定校譽成績優異的中學，給升學生第一次選讀，成績差劣的中學，作爲升學生後補就讀，每個高小畢業生都可圈定「選讀」和「候補」兩間。

大家都知道，在全星加坡有一間首屈一指的中學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歷史最久，校譽最隆，成績最著，設備最全，人材輩出；政府首長——包括現任總理，已故總統，及歷來社會學者名人，多出身這間學院。裡面有冷氣和游泳池等最現代化設備，難怪年年都有好多學生爭先恐後想擠進去。學校方面也以有學生爭取就讀爲榮。可是這間人人爭讀的學院，背景是基督教徒辦的，每年先錄取他們教會的學生，剩下少許空額，才輪到其它各校最優秀的學生去爭取。

據所知，去年我們學校有六個高材生報名萊佛士書院，那是上午班和下午班的前三名，結果只有兩個幸運兒考進去。所以校長勸那些成績較差的同學們，別妄想去碰運氣，那將注定會淘汰的。回過頭來，校長好意鼓勵我選讀萊佛士，說有可能被錄取，我雄心勃勃，倒想去試試，但信仰是個大障礙，一時取決不下，回來問過爸爸，爸爸認爲只要不強迫上基督課，那是不妨事的。我暗暗在想，如果佛教能辦一間那樣「威」的中學，那該多好！

末了！我應該謝謝爸爸一百元賞錢（值美鈔四十元），也謝謝媽媽又爲我念金剛經三十部；並衷心感激六年母校給我珍貴的獎品，和校長語重心長誠勉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好好保持高水準程度」的金玉良言。

記新加坡佛教施診所成立四週年

暨第一分所週年紀念

樂仁

新加坡佛教施診所成立四週年暨第一分所週年紀念大會，日前假普陀寺大殿舉行，在新加坡佛教界來說，堪稱爲一大盛事。

每月裏，我們都可在本坡各報章看到有關佛教施診所的消息，報導每月工作概況，義診人數，及各界捐助善款者的芳名，字裏行間，洋溢着一般人情的溫暖。對「佛教施診所」的名字，關心慈善事業的讀者們都不會陌生，尤其近幾天來，華文報章都以大標題報導施診所即將慶祝四週年及第一分所週年紀念大會的消息，當天還在報端刊登代柬，邀請各界人士參加盛會。

該所爲佛教所主辦的慈善機構，只短短四年歷史，不但聲譽鵲起，且在去年增設了第一分所，更引起社會人士矚目。筆者趁着該所慶祝四週年紀念大會日子，跑到丹絨百葛寅傑路普陀寺去參觀一番。

通過狹窄的菜市，遠遠就看見中國傳統式建築的普陀寺，雄偉的屹立着，右側高懸着「新加坡佛教施診所」黃底紅字的招牌。今天的普陀寺，披上了喜慶的盛裝，五彩繽紛的佛教旗幟，縱橫交錯的在空中組成了一個大圖案。踏入正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黃色的橫綵，「新加坡佛教施診所慶祝四週年暨第一分所週年紀念大會」的紅色大字，宛如喜氣洋洋的向來賓展露着歡迎的微笑，襯着普陀寺三個大金字，閃爍生輝，在陽光下向來賓擠眉弄眼。入門左右是受禮處，圍繞着仁心布施的仕女們，煞是熱鬧。

普陀寺，顧名思義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尋聲救苦，早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以普陀寺爲佛教施診所，正合大悲救苦的精神。圓通寶殿供着觀世音菩薩聖像，佛龕左右有聯云：「同體具慈悲，普濕化卵胎，視如赤子；衆生宜認識，舍智仁禮義，豈有菩提！」這聯語很有意思，既表彰了觀世音之大慈悲，愛大地衆生，猶如稚子的心懷；也指出了唯有循仁義之道，才能成正覺。更闡揚了施藥濟貧，拔苦與樂的慈悲深義，使人對佛教施診所的宗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引起了

共鳴！

燈燭的映照下，觀音大士的慈顏，更顯得燦爛光輝；聖像左右，懸着國旗和佛教教旗，前方的主席台，金黃色而中央鑲着白底紅色的法輪的施診所會旗，光榮地展示在正中，四週擺滿鮮花。致賀的禮券，成了今日普陀寺中最豪華而富有意義的壁紙，禮券也代替了綵旗，在佛殿的上空飄揚起舞。這些仁風義舉，益增加了會場的壯觀和莊嚴氣象。

右側喝雲堂樓上，便是佛教施診所。樓上面積不小，分設有辦公室、登記處、藥房、三間診室，一間針灸室和一間不小的候診室，還有一間相當大的會議室。以一間中醫中藥的施診所來說，設備堪稱週全，這就是千萬萬病黎會得以解除痛苦，還我健康的地方。

大會開始的時間將屆，所內的醫師職員都在忙着，不好意思打擾他們，只好自個兒到處參觀。候診室內有幾個來賓在閒聊着，我信步走了進去，只見正中懸着一幅很大的佛像，四週掛着佛教故事圖畫，和五光十色的標語，充滿濃厚的宗教氣氛。其中有兩張標語，頗有深意，便把它抄錄下來。其一爲：「衆生苦即我苦，施醫贈藥，是我們佛陀弟子應做的工作。」另一爲：「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諸善法中，施醫藥最。」我想，這兩張標語，就是告訴我們：「新加坡佛教徒爲什麼要創辦佛教施診所」的答案了。

雄壯深沉的鐘聲响了，筆者隨着人潮，回到圓通寶殿，圓形而寬敞的大殿，擠滿了人群，座位早已告滿，遲到者只好站在一隅，人數總有好幾千吧。

典禮在二時正開始，唱國歌及三寶歌後，主席宏船法師獻花，全體向佛像致最敬禮，一切如儀畢，然後主席致詞。宏船法師於致詞中特別指出：佛教施診所今後發展計劃設施方針，不但在物質上不惜資財，以最好的醫師，最有效的藥物，來治療貧苦大眾的疾病；更在精神上給病人以安慰，使其心理上藉宗教信仰的力量，消除內心的憂慮不安，而加速痊愈。據

秘書常凱法師於大會中報告稱：施診所四年來，共診病黎廿一萬五千多人，施出藥劑共十三萬四千餘元，在短短的四年中，佛教施診所對社會的貢獻，協助政府替人民作醫藥保健服務的成果，不可謂不大。

相繼在大會中致詞者，有各宗教聯誼會主席容奇先生，演培法師及黃突歡居士，他們對施診所的醫務發展迅速，造福病黎，均極盡讚揚。大會最後的節目，由主席宏船法師贈送名譽顧問及義務法律顧問以紀念品，頒發駐所主診醫師證書。並由第一分所主席黃光明居士贈送各到會服務團體紀念品，包括：佛教總會屬下菩提學校、彌陀學校、女子佛學院、佛教青年弘法團、法輪社、淨名佛學社、世界紅十字會新分會第二聯隊代表，及借出場地的普陀寺常住。最後由第一分所副主席廣義法師代表致謝詞。此一莊嚴而具深義的紀念大會，便宣告圓滿完成。

該所備有精美素點，自由茶會款待嘉賓，全寺到處洋溢着一片祥和歡樂！會後來賓們相繼散去，每人的臉上，都掛着安祥欣悅的笑容，從這笑容裡，使你了解到「為善最樂」的意義。

正在發展中的佛教施診所，為人民的健康，國家的富強在不斷的努力，不斷的求發展，廣大勞苦群眾健康是賴，實在值得各界人士鼎力支持的。

佛學界 重要參考書籍

「佛陀教育思想的本質」出版了

近年歐美各國研究大乘佛法的風氣，日盛一日，我國有關佛法新舊書刊的出版，亦復不少，獨對佛陀教育思想的著述，甚少看到。本書為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陳柏達君所著。陳君去歲曾以「佛陀與孔子教育思想的比較」一書，榮獲美國佛教會密勒學人寫作特優獎。茲陳君又根據現代教育學說，與心理學、倫理學、美學觀點，深入佛法經藏，窮搜博探，完成此一精心傑作，說理明暢，立言簡要，發人所未發，見人所未見。洵為有志研究教育與佛學者必備之參考書籍。

本社為鼓勵青年購閱起見，每冊僅收回成本新台幣十五元。請向台北三民、文源等書局、台中瑞成書局及高雄佛光山佛教文化服務處等經銷處購買。學生直接向本社購買者八折優待。郵政劃撥帳戶第三四八四號慧炬月刊社收轉。

慧炬出版社啓

上接（第26頁）「幾點已經過去的感想」

又聖師文中對稱呼他為論師一詞，覺得在目前，由於他的近來著作形態，表現不同過去，所以說他「已脫去了古論師的臭味」。而有「現代化的大菩薩，為什麼仍要去古論師呢」的不甚同情做論師，稱論師的意思。在這一問題上，可以任由各自的喜好。唯在「已脫去了古論師的」下面「臭味」二字的形容，起初我以為是誤寫誤植的，但後來見菩提樹上所刊的聖師此文，也是如此。星洲一些師友，對此臭味二字，多有不滿意的表示。我用這二字來表達聖師不大喜愛的看法，也不甚同情。覺得論師的稱呼，適用於古也好，不適用於今也好，但以臭味二字來表示厭惡，似嫌過重一點，因為論師畢竟不是有什麼見不得現代學者的有失莊嚴的稱呼呀！

十二月五日於星洲

內明月刊收支報告

一、收入

上期結存	一六五・三〇元
本期捐款	二、八五五・〇〇元
總計收入	三、〇二〇・三〇元

二、支出

第21期印刷費	二、〇九四・九〇元
第21期郵寄費	二五五・三五元
第21期雜費	二〇〇・〇〇元
總計支出	二、五五〇・二五元

三、結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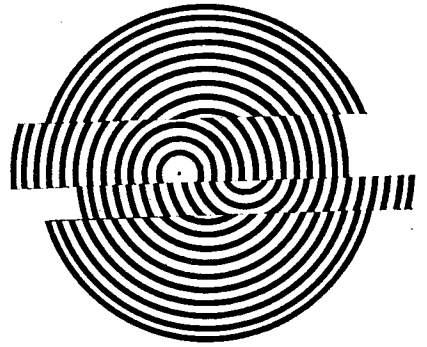
收入支出相抵結存	四七〇・〇五元
----------	---------

捐款鳴謝

菲律賓華藏寺捐助	港幣二〇〇・〇〇元
鄭捷順先生	港幣一〇〇・〇〇元
心明法師	港幣五〇・〇〇元
王仲玄先生	美金五・〇〇元
妙法寺有限公司	港幣二、五〇〇・〇〇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一九七三、十二、卅一日



教界簡訊

旅韓華僑啓建息災法會

爲釋洗塵法師祈禱祝願

大學長徐京保博士主禮

(本刊韓國訊) 香港佛教領袖洗塵法師臥病入院療養以來，大韓民國佛教緇素大德關懷備至，除飛函慰問，并於農曆十一月十五日集合同門，啓建消災植福大法會，願以此功德，回向洗塵師，罪障悉消除，法體得安康。

法會開始唱三寶歌，恭請韓國大學校長徐京保博士升堂說法，讀祈禱祝願文，天幹寺主持法恩法師與民議員李七林居士致詞，東林念佛會理事初本桂居士、育英幼稚園園長陳秀美居士，陳學洵居士分別獻供、獻花、獻茶，并由四象佛子誦經祝禱。到會者計有大學長一鵬徐京保，天幹寺住持法恩李廷姬，金剛寺教務道滿文漢植，扶皇寺院主道明黃道明，天恩，太麻，會長朴貞熙，副會長許喜淑，泰和館經理陳慶選，漢城市民代議員李七林，宋明進、宋日宏、宋瑜惠、畢重

華、焉仁泉、尹慶餘、孫德莊、方崇岱、姚鴻先、蘇修榮、劉忠臣、譚紹生、時子良、孫蘭英、邱方宸、周業芳、周景福、呂道經、王傳鈞、雷雙元、林治蓮、周景麗、雷勝煥、劉文之、陳秀美、蘇家卿、初本桂、周培殿、畢重聖、錢鴻省、劉金蘭、劉金枝、曹淑子、陳可奇、姚鴻光、林從鳳、靳澤田、臧維臯、張秀娟、徐貞熙、林照烈、李圭洛、李正泰、閔任基、吳銀石、崔在完、林極、金善敏、金甲託、許守晉、韓明熙、

李根福、金相喆、申吉順、金基英、郭哲圭、李厚範、李明金、閔炳淳、李介熙、金仁植、朴純植。

大會盛況已拍下電影記錄片，共化費韓幣拾餘萬元，場面十分莊嚴隆重云。

慈明寺將傳三壇大戒

并行萬佛殿落成慶典

(本刊台灣訊) 台中市慈明寺六十三年傳授秋季護國千佛三壇大戒，定於今(六十三)年農

曆十月在台中霧峯萬佛山，與萬佛寶殿落成大典同時合併舉行。是項傳戒大會，經奉中國佛教會(62)中佛聖秘字第六六七八號函核定在案。此外爲了慈明商工職校創校兩週年及增建教學大樓落成，將於傳戒大會期間，同申慶祝。萬佛寶殿落成後，亦將成爲該校教學及中部佛教活動中心。

目前慈明寺對於傳戒工作，已着手積極劃籌，同時分別禮聘海內外戒德莊嚴的高僧，担任戒壇諸師。

台中霧峯萬佛山，位於全省馳名的省議會右側，山巒疊翠，風光綉麗，爲國際觀光人士旅遊勝地。大殿佔地兩百餘坪，二樓矗立七丈高藥師佛聖像，乃傳戒最佳場所，預卜屆時必有一番盛況。

能仁書院新建校舍

現已落成定期啟用

(本刊訊) 香港僧伽聯合會主辦之牟利能仁書院，數年之間，在各方面人士大力護持下，校務發展迅速，除自置有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至一七八號六層樓宇外，又於年前續購荔枝角道三二五至三二九號三個舊樓單位興建七層新型校舍，經二年餘之趕建，現已全部落成，巍然壯麗，美輪美奐，地面悉鋪紙皮石，下層牆壁砌以雲石，有自動電梯，標準教室二十四間，圖書館，實驗室，總辦公廳，正副院長室，教授休息室，露天運動場等，堪稱一流設備，合原有毗連之舊校，形成龐大之學校區，帶來深水埗一番新面貌，據該院負責人稱：該新校舍將於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前正式啓用云。(志)

佛教慈濟中醫施診所冬賑 在慈雲山正所發物品

(本刊訊) 佛教慈濟中醫施診所十數年來為貧苦病者服務於慈雲山，新蒲崗兩所不斷贈醫施藥，依賴海內外、諸山長老、大德居士協助，每屆歲暮舉辦冬賑救濟，向法師、居士、社會仁賢捐募欸物，由熱心仁士、青年學生分組訪問，到各偏僻地區，各徙置區轄，及各地區火災難胞登記，作雪中送炭之義舉，如大地春風派送禦寒物券，以待派發領取有白米、生油、棉衣、棉被等。



今年擇於農曆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慈雲山本所

發放，到場主持者有元果、慧瑩、本幻、瑞融、覺能、惟定、柱借、知證、心慈、修薰、寬儉、靈華等諸法師，林丹夫、譚觀成、呂露芬、黃佩琮、張性順、王泰生、陳端振、鄭淑珍、方應法、方思愷、聶麗芳、林誠仲、李瑞華、梁婉明、



李佩瑜、鄧文婉、鍾應蓮。

茲捐助者芳名，崔宅三千一百六十元、萬通貿易公司二千元、慧瑩法師自捐經捐一千六百五十元、李佩瑜自捐經捐一千三百八十元、李心善自捐經捐一千一百三十元、印西法師自捐經捐七百四十六元、法參法師自捐經捐六百零七元八角、陳雲霄自捐經捐五百二十五元、唐金鑽自捐經捐五百一十一元、本幻法師自捐經捐五百零五元，鄭格如、郭鶴舉、郭鶴年、郭梅儀、陳祥如、郭秋華、郭孔榕、黃松侯各五百元、瑞通法師自捐經捐四百四十四元、楊成禮堂捐三百元、李寬慧、鄭淑環自捐經捐各二百五十元、伍寬顏自捐經捐二百一十五元、體敬法師、淡禪法師各二百元、誠明法師、覺能法師、靈慧法師、劉寬柱、陳妙潔、周淑荃、何健源、陸子常、楊燕珺、鄭淑珍、羅建輝以上各一百元。麥惟明六十元、方富基、沈國英、司徒惠蘭以上各五十元零五角五分。妙通法師、伍佩榮、李八姑、衛惟綠、雷覺坤、羅惠洪、王泰生、陳國鈞、王淑勤、方思愷、鄧軒雲、駱華、容愛蓮、何壽康、廖宅、佛弟

子、鄧達福以上各五十元。惟定法師四十元，淨紹、智真、寬儉、靈華諸法師、佛弟子、陸福麗、葉燦邦、楊志豪以上各二十元。梁惠萍、廖梨重、梁天池、劉衢菴、蕭保珍以上各一十元。譚寶鈞院長及譚觀成向潘周珮璋捐棉衣五十七件。楊成禮堂衛生衣七十二件。黃祥白米一百觔。鍾宏灌、梁巧針各三十元、伍佩琳壹千零一六元二角半。

虛雲老和尚紀念堂 心明法師晉山住持 茂蕊長老親臨送座

(本刊訊) 新界荃灣芙蓉山禪宗名道場虛雲和尚紀念堂，自前年復仁和尙寂滅後，住持之座空缺數月，經該堂董事會物色人選，終於決定聘請虛雲和尙入室弟子，隱居大澳羌山觀音寺的心明法師出任住持，以發展道場，續佛慧命。擇定十二月二日(古曆十一月初八日)舉行住持進院典禮。原請僧伽會會長洗塵大法師送座，奈以洗老四大不調法體違和，養病於瑪麗醫院，不克赴會，故改請本港碩德茂蕊長老蒞臨主禮。

典禮開始，先由維那師率領信眾代表迎請新任住持，接着茂蕊長老送位，佛前上供畢。該堂董事長永惺大法師致詞，住持心明法師致詞，繼在虛雲和尚塔前上供，四眾攝影留念。儀式簡單隆重，禮成大德法師居士向新任住持道賀，咸慶名山得主，龍天推出云。

是日到院參禮者有：茂蕊、永惺、智開、暢懷、寶燈、智梵、源慧、倫參、萬心、道安、道海、靈真、宣揚、明德、信智、智清、慈祥等諸位法師，暨聖法等居士，約二百餘人，極一時之盛云。

荃灣靜觀林寶殿落成

了一大法師主持開幕

(本刊訊) 原在九龍九華徑的靜觀林，年前購得荃灣老圍村戴霧山麓三疊潭邊一盆地，興建大雄寶殿兩層，新塑釋迦牟尼佛聖像，於上(十二)月十四日(農曆十一月二十日)舉行落成開光典禮，禮請名勝古剎東普陀寺住持了一大法師主持開幕說法。是日到有港九新界各處高僧大德，護法居士約兩百餘人，盛況空前云。

△了一大法師為靜觀林喬遷三疊潭佛殿落成開幕法語：三疊潭上，建立道場，聖像莊嚴，輝照十方。恭維

中華民國癸丑年十一月二十日吉且良辰，欣逢靜觀林由九華徑喬遷來三疊潭上戴霧山邊再造僧籃



舉行落成典禮，四眾誦經禮讚



了一大法師為靜觀林落成說法

，繼續行道，弘揚佛法，普度眾生，今蒙諸佛加被，眾緣成就，新殿落成開幕典禮，更願自茲以往，山門清淨，海眾安寧，福利眾生，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燈無私之燄。是如開幕二字又作麼生？山僧特為舉揚以偈頌曰：

戴霧山麓 不是人間

身心放下 滿目青山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紙畫木雕泥塑成 現前金佛甚分明
莫嫌小像流塵刹 何礙真佛遍大千

香港僧伽會佛學講座

暢懷法師宣講六妙門

(本刊訊) 佛教僧伽會佛學講座(能仁書院校外課程)，於十二月十六、廿三兩週日在大會

堂，由弘法部副主任暢懷法師宣講天台宗六妙法門。法師對該法門有特別研究；加以本身修持有相當心得，可謂現身說法。故解釋詳盡，將各種修證之方法，逐一說明，其中包括：心理、生理、物理之修持要旨。凡屬人類，對健康、長壽、安樂，均為追求之共同目標。欲達是項目標，實有參學此方便法門之必要。故此，教內外人士前往聽者十分踴躍，座無虛席云。

朱朝欽關切留美港學生

親赴美各大學探訪三週

(本刊訊) 本港滬籍工商界鉅子朱朝欽氏，因關心八年來保送赴美留學各大學生之生活情況，除經常頻頻函電探詢外，仍恐不切事實，特於十一月下旬由港赴美，路經紐約時，往訪熱心宣揚佛法之居士，大覺寺沈家楨，大乘寺應金玉堂，光明寺曹基等商談暑假中留美各港生之工作，深得各居士之慨允協助，并承沈居士將今年送往美國之二位法師釋了覺釋了悟，明夏寄居大覺寺中，俾能專心自修，近年來旅美各僑領對於佛教熱心倡導，僅紐約一埠有六個寺院，均具規模，信徒甚眾，朱氏亦曾抽閒參與聽經及膜拜，認為足以修養身心，而兼具有消除塵俗貪慾之功，後即躬自分別向各大學訪問，前後赴美港生之食宿，以及學業與暑期工作之情況，各生鑒於朱氏之殷殷垂詢，皆詳述各有關問題，朱氏亦分別予以安排，其目的欲使各學生不以工作影響學業，亦不以食宿問題分散其精神，各生對朱氏之不遠千里而來，愛護無微不至，均感興奮，各學校最高當局對朱氏之愛護學生亦表示欽敬。查朱氏今年二次共保送出學生六十七名赴美攻讀，成績均極優良，朱氏亦覺欣慰，朱氏訪美工作完畢後返港對記者稱，此行極感滿意，并認為此項助學工作，實有再接再厲之必要。

梵文學習法

淨海編著

जनकः पुत्राय कुप्यति । janakaḥ putrāya kupyati / 父親對兒子生氣。(父親向兒子發怒)。

(3) 表示动作的目的：

युद्धाय गच्छति । yuddhāya gacchati / 他去為了戰爭(他為戰爭而去)。

(4) 表示动作为人或事物的利益：

कूपं पुत्रेभ्यः खनति । kūpaṁ putrebhyaḥ khanati / 他為(他的)兒子們掘一個井。

(5) 表示移动的到達點：

दासो ग्रामाय गच्छति । dāso grāmāya gacchati / (那)僕人去到村莊。

{請與受格比較,見37, (3)}

(6) 在不變化詞 नमः namaḥ(禮敬)、स्वस्ति svasti(祝賀,致敬)後,表致敬的言辭：

उपाय स्वस्ति । upāya svasti ! 國王萬歲!

44 連聲法(定律四)

-: -h 的變化

① 當 -: -h 變為 r 後,如其後跟有字頭也是 r 的時候,則前面之 r 即被消除,並延長其前的短母音為長母音,

如: इन्दुः राजते=इन्दुर राजते=इन्दू राजते । induh rājate =indur rājate =indū rājate / 月亮照耀。

② 不變化詞 भोः bhoh(君!卿!你!汝!喂! —表示對第二人称的敬稱),在任何母音及軟子音之前, -: -h 都被消除。

如: भोः ब्राह्मण =भो ब्राह्मण । bhoh brāhmaṇa =bho brāhmaṇa ! 婆羅門!(喂:婆羅門!)

③ 當 -: -h 其後字頭是喉音(即 श ś, ष ṣ, स s 三音),可隨意變為相同的喉音,

如: धर्मः शरणम् 或 धर्मशरणम् । dharmah śaraṇam 或 dharmasśaraṇam / 法是依處
बालः सरति 或 बालसरति । bālah sarati 或 bālassarati / 男孩子去。

字彙

अध्ययन adhyayana (中) 學問, 讀誦
 अलम् alam (副) 充分, 适当地
 आचार्य ācārya (男) 阿闍梨, 教師
 आ / हे ā-hve (1) 呼, 叫
 इन्दु indu (男) 月
 उद्यान udyāna (中) 園, 苑, 莊園
 कमल kamala (中) 蓮花
 कुप kup (4) 忿怒, 發怒, 生氣

✓ क्षिप् kṣip (6) 射, 投; 推進
 क्षीर ksīra (中) 乳, 奶, 乳汁
 क्षेपणी kṣepaṇī (女) 櫓, 槳; 投石器
 ✓ खन् khan (1) 掘, 鑿
 चन्द्र candra (男) 月, 月亮
 ज्ञान jñāna (中) 知識, 智, 慧
 ✓ तुष tuṣ (4) 欣悅, 歡悅
 धेनु dhenu (女) 牝牛, 母牛
 नदी nadi (女) 河, 江

(30)

नमः namaḥ (款) (表) 致敬, 祝賀
 √ नश् नाश (4) 坏, 損坏, 坏滅
 नाविक नाविका (男) 船夫, 舟子
 √ च्त् नृत् (4) 踊, 舞, 舞蹈
 नौका naukā (女) 船, 小舟
 √ पठ् पठ् (1) 讀, 誦
 पत्र patra (中) 葉, 樹葉
 पाठालय पाठालया (男) 學校
 पाद pāda (男) 足, 脚; 跡
 पुष् पुष् (4) 養育; 增長
 पुस्तक pustaka (中) 書, 書冊; 經典
 प्रासाद प्रासादा (男) 宮, 殿
 बालक bālaka (男) 男孩, 男童
 बालिका bālikā (女) 女孩, 女童
 ब्राह्मण brāhmaṇa (男) 婆羅門, 梵志, 祭師

भोः bhoḥ (款) 君; 汝; 喂; (敬稱)
 मुख mukha (中) 面, 臉孔; 嘴, 口; 門
 युद्ध yuddh (中) 戰爭
 √ राज् (राजते) rāj (rājate) (1) 射光, 照耀
 √ रुह् रुह (1) 生長, 發育
 √ लभ् लभ (1) 得, 獲得
 वत्स vatsa (男) 小牛, 犢
 विवृत् विवृत् (1) 授與; 讓
 शकट śakṭa (中) 車
 शरण śaraṇa (中) 皈依處, 保護處, 避難所
 शरीर śarīra (中) 身, 軀, 體, 身體
 सह saha (副) 偕, 共, 與
 स्वभाव svabhāva (男) 本來; 天性, 自然
 स्वर्ग svarga (男) 天, 天上
 स्वस्ति svasti (款) (表) 致敬, 祝賀
 ह्रद् ह्रद् (男) 湖, 湖水

習題八

I. 將下列的動詞語根分解為現在式主動態。

यम् yam, ध्मा dhmā, दिव् div, दाम् śam, पठ् paṭh, व्यध् vyadh

II. 連聲下列句子:

1. अरयः जनानां =? arayaḥ janānām =?
2. नृपः असिना अरः =? nṛpaḥ asinā areḥ =?
3. प्रासादं अभितः नृत्यामः =? prāsādaṁ abhitaḥ nṛtyāmaḥ =?
4. दासः गजम् पुष्यति =? dāsaḥ gajam puṣyati =?

III. 譯成中文:

1. कमलं जिग्रामि। kamalaṁ jighrāmi /
2. गजा धमन्ति। gajā dhmanti /
3. दासौ धनं हरतः। dāsau dhanam harataḥ /
4. ह्रदं निकाषा बाला दीव्यन्ति। hradaṁ nikaṣā bālā dīvyanti /
5. भिक्षवो धर्मान् इच्छन्ति। bhikṣavo dharmān icchanti /
6. नरो बालाश्च ग्रामं गच्छन्ति ॥ nara bālāśca grāmaṁ gacchanti //

IV. 譯成梵文:

1. 他倆希求財物。 2. 人用口說言語。 3. 羅摩偕仙人(同)往。
4. 僕人飼養(諸)牛和(諸)羊 5. 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為了知識上學校。

II. 文法

梵文學習參考書 [二]

1. A Sanskrit Grammar for Students, by A.A. Macdonell, Oxford.
2. サンスクリット文法綱要, 岩本裕著, 山喜房併書林, 東京.

第九課 名詞

— 女性-ई-ī, -ऊ-ū 語幹; 及名詞從格屬格的用法 —

45 課前文例:



शाखा
śākhā
枝



माता
mātā
母親

शाखायाः पर्णानि पतन्ति । मक्षिकाः पुष्पेभ्यः मधु पिवन्ति । बीजात् अङ्कुरः प्ररोहति । पात्रात् जलं स्रवति । धेनुः व्याघ्रात् त्रस्यति । अहं पीठात् उत्तिष्ठामि । पर्वतात् नदी प्रवहति । समुद्रात् जनाः रत्नानि आनयन्ति ॥

दुहिता भर्तुः गृहं गच्छति । माता दुहितुः शिशुं लालयति । शिशवः मातृणां गानेन तुष्यन्ति । पुत्रः पितुः आज्ञया जामातुः गृहात् स्वसारम् आनयति । वयं शकटस्य शब्दम् आकर्णयामः । यूयं धेनोः क्षीरं पिबथ ॥

(羅馬)

śākhāyāḥ parṇāni patanti / makṣikāḥ puṣpebhyḥ madhu pivanti / bījāt aṅkuraḥ prarohati / pātrāt jalaṁ snavati / dhenuḥ vyāghāt trasyati / ahaṁ pīṭhāt uttiṣṭhāmi / parvatāt nadī pravahati / samudrāt janāḥ ratnāni ānayanti //

duhitā bhartuḥ gṛhaṁ gacchati / mātā duhituḥ śiśuṁ lālayati / śiśavaḥ mātṛṇāṁ gānena tuṣyanti / putraḥ pituḥ ājñayā jāmātuḥ gṛhāt svasāram ānayati / vayaṁ śakaṭasya śabdāṁ ākarṇayāmaḥ / yūyaṁ dhenoh kṣīraṁ pivatha //

(中譯)

諸葉從樹枝(上)落下。諸蝶自漿花(上)吸飲着蜂蜜。芽自種子生出。水從罇(中)流出。母牛因老虎而驚怖。我從坐位站起來。江河由山導成(江河由山形成)。人們從海洋(裡)取來魚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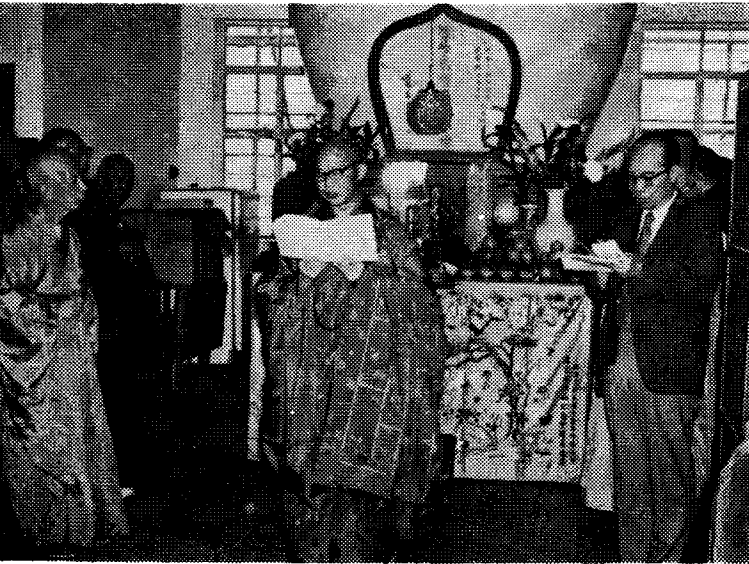
(32)

荃灣芙蓉山虛雲和尚紀念堂

心明法師晉山陞座典禮



住持心明法師致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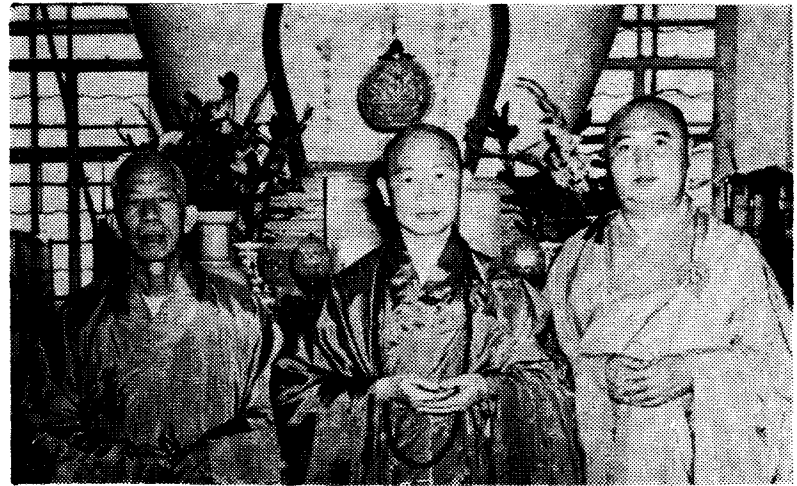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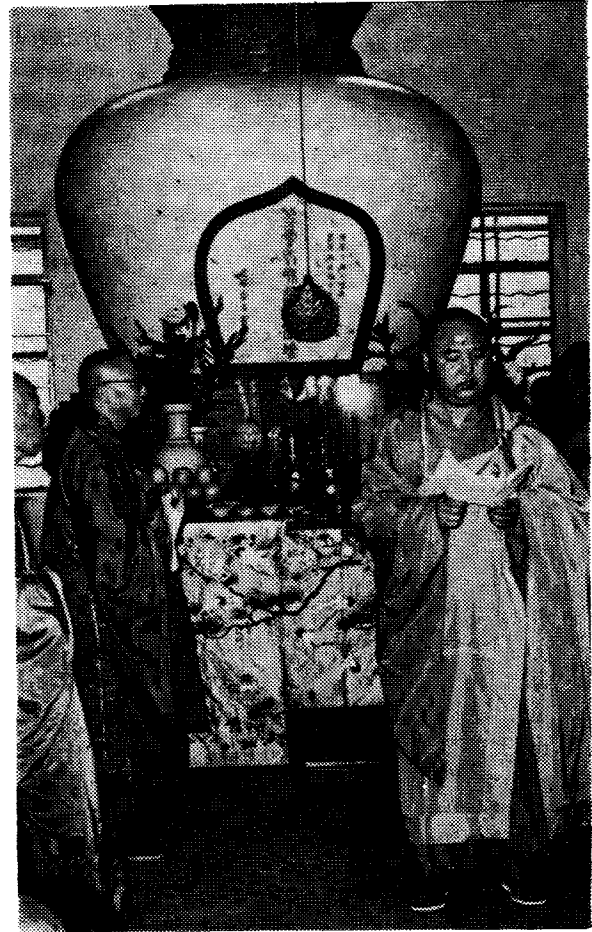


諸山長老蒞臨觀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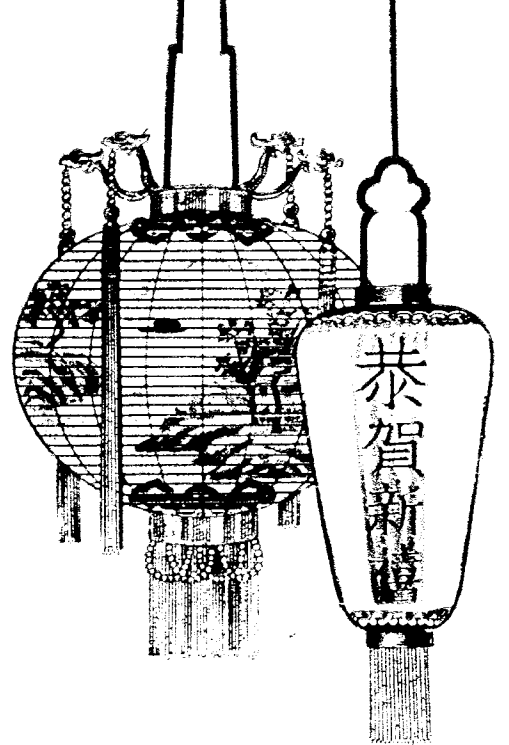
◁ 主禮人茂蕊老法師送座

▷ 董事長永惺法師致詞



△ 新任住持(中)與主禮人(左)董事長(右)合影

增進 福慧



內明雜誌社同人敬賀



虛雲和尚紀念堂心明法師晉山典禮合影 一九七三、十二、二、